



联合国 大 会



PROVISIONAL

A/42/PV.72
24 November 1987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第七十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11月17日星期二，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嗣后：卡罗伊先生（副主席）（突尼斯）

嗣后：维贾瓦登尼先生（副主席）（斯里兰卡）

- 安排工作
- 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37〕：（续）
 - (a)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b) 秘书长的报告
 - (c)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 (d) 决议草案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一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7-64431/A

下午3时15分开会

工作安排

主席：我提议，关于议程项目32“海洋法”辩论发言名单的登记在明天，11月18日11点截止。

就这样决定。

主席：根据这项决定我请希望参加辩论的代表团尽快登记。

议程项目37（续）

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

- (a)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42/23 Part VII); A/AC.109/920 和 Corr.1)
- (b) 秘书长的报告 (A/42/732)
- (c)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A/42/731)
- (d) 决议草案 (A/42/L.17)

主席：大会面前现在有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A/42/731)。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已注意到这份报告？

就这样决定。

古铁雷斯先生（哥斯达黎加）：哥斯达黎加总统奥斯卡·阿里亚斯·桑切斯阁下在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上讲话指出：

“我希望在此重申，我们希望阿根廷和英国立即举行对话以便解决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问题。” (A/41/PV.9, P.10)

这位曾在英国接受过教育的拉丁美洲领导在这里简明扼要地表明了哥斯达黎加

政府多年来对此问题的一贯立场，正是由于这一立场，我们一贯支持同目前讨论这一决议草案相同决议草案。在此，我代表我国政府再次重申这一立场，并再次呼吁进行对话，保持以通过和平，合理和文明的方式审议这一问题的途径，这些也是源于同一文化的两个不同的民主国家必须选择的方式。

在阿根廷部分领土的问题上支持阿根廷的正当愿望是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职责，这一职责产生于各国人民由于欧洲向拉丁美洲大陆的扩张而造成的共同经历。由于美洲西班牙人错误使得我们赢得了自由，却分裂为各个国家，然而这种分裂虽然已在我们各国的独立生活中进一步加固，但却从来未能破坏至今还十分牢固的团结纽带。这种纽带使我们今天依然象兄弟般的密切。为反对我们殖民历史的最终残余而斗争是我们最为齐心团结的领域。因此，我们声援阿根廷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斗争，因为我们把这场斗争视为结束美洲大陆殖民主义的一个必要步骤。

应该全力争取谈判，这是实现国家和睦的文明方式，但同时也必须承认，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考虑到历史的情况和领土的连续性，换言之，必须承认马尔维纳斯群岛是阿根廷的一部分，并必须承认该群岛上居民的情况向他们提供必要的保护，使他们能够继续享受他们今天享受的权利。

争论中的各种难题也许意味着，各方之间的立场分歧太大，难以设想谈判能够取得成功。英国坚持它不就群岛的主权进行谈判。阿根廷则认为，主权必须是通过谈判达成的各项协议的主要内容。然而，如同各种冲突一样，人们难以相信，如果双方都准备就争论的所有方面进行会谈，并拿出必要的时间来进行谈判，就能够达成协议。

今年似乎是世界各地谈判进程取得大量进展的一年。两个超级大国就削减部分核武库所进行的谈判即将结束，但是难以想象比它们之间的分歧更大的、在一个更加微妙的问题上的分歧能够进行谈判。同样，举行一次中东和平会议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可能了；几乎可以肯定，如果不是今年，那么明年，至今仍然是不可协调

的对手的各方将能够一起做到谈判桌上来，取得一致意见，以令人满意的方式结束这场持久和血腥的冲突。最后，在一个更小的范围内，我们回顾中美洲正在发生的情况，8月7日几位总统之间达成的协定打开了解决一场痛苦的、难以解决的冲突的大门，而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来，和平解决这场冲突似乎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些例子很好地表明了今年的重大的事态发展。这些事态发展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些例子出色地表明了谈判是寻求稳定和彻底地解决国际问题的有效途径。应当在这里突出地表明这些例子，因为联合国的存在就是促进和平的一种工具，使之有可能在国家之间达成协议，并且消除解决国家之间分歧的唯一方式是诉诸武力这种思想，诉诸武力是人类关系中一种不合理的最后手段。

因此，大会应当本着同前几年一样的信念，审议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并且表明对谈判的信念，希望英国和阿根廷能够坐到谈判桌上来，消除目前它们之间的分歧，这在双方关系的过程中只是小事一桩，双方之间的关系过去一直是牢固和坚定的，而且对两国都有益。

我们希望表明我们支持阿根廷的立场，因为我们认为阿根廷为收回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所作出的努力是朝着消除殖民主义的方向迈出的一步。但是，与此同时，我们重申我们相信谈判，我们希望通过谈判能够结束一场本来就不应该发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越来越没有必要存在的冲突。

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大会再一次审议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我们看到有关中程导弹的谈判正在出现较大的进展，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同样也能够以体面的方式解决这个敏感的问题，这样理智和逻辑就能够占上风。这一事业是不可战胜的，因为这项事业顺乎目前的历史潮流。

阿根廷一贯表明它要通过谈判解决同联合王国之间围绕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这场争端。在谈判桌上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将是对美洲南部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一项重大的贡献。正如我们最近在安全理事会上说过的那样，现在应当让殖民主义的束

缚成为仅仅是一个历史研究的题目而已，这样我们大家都可以致力于争取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发展的斗争。一个人不管他出生在什么地方，即使是出生在世界的最边缘的地区，他也同出生在大都市的其他人一样有同样的生存权利，而没有宗教、种族、性别或语言方面的区分，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于1960年通过了第1514(XV)号决议，帮助结束人类历史前的这一篇章。

为了呼吁联合王国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刻不容缓地恢复阿根廷共和国对该群岛的主权，就应当援引《宪章》第二条第3款的规定，其中内容如下：

“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俾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

大会的有关决议表明，结束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殖民地局势的唯一途径就是解决阿根廷——英国之间对该群岛主权的争端。

阿根廷已经向联合王国表明了和平的愿望，我们代表美洲的玻利瓦尔和马蒂人民要求这一大国接受这一历史性的挑战，并且展望未来促进恢复合法要求的权利。和平、缓和、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停止炮声和痛苦，是各国人民的深切愿望，我们绝不能忽视。

卡姆先生（巴拿马）：大会自1965年以来一直在审议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当年11月15日——就是整整22年以前——15个拉丁美洲国家，包括巴拿马提交了一项决议草案，一个月之后大会通过了该决议草案作为第2065(XX)号决议，成为大会有关这一问题的一项决议。作为该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之一，我们受到我们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呼声的激励，我们严格遵守象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这样的原则。

22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更加坚定地重申，我们坚持这些原则，这些原则是巴拿马外交政策的不可动摇的准则。巴拿马在争取恢复、重申和行使对自己全部领土的充分主权的长期斗争中一直坚持这些原则，根据这些原则，我们重申巴拿马坚定和坚决地支持阿根廷民族及其收回马尔维纳斯群岛使之回归自己的领土范围的合法权利。

除了前一些时候通过了第 2065(XX) 号决议这一事实之外，我们还要指出，我们对这一历史性决议的三个方面特别重视。第一，该决议明确规定，阿根廷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进行谈判是和平解决两国之间有关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的最好的办法。大会多次重申了这一立场。在这一问题上通过的七项决议和四项协商一致决定都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大会过去 5 年来通过的五项决议，坚定不移和始终如一地坚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过去，国际社会一贯赞成谈判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问题，联合王国不应忽视或低估这一立场。

我们要强调的第 2065(XX) 号决议的第二个方面是，大会在决议中有意避免承认就该领土而言，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人民享有自决权，而是仅仅请求对那人民的利益加以考虑。大会十分恰当地多次重申了这一立场。每当殖民国家坚持将那人民的自决权置于阿根廷维护领土完整的合法权利之上时，我们就应该强调这一方面的利益。

第三，15 个拉丁美洲国家 1965 年发起了一项决议草案，清楚地表明了今天不容质疑的现实：由于区域团结越来越加强，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事业再也不仅仅是阿根廷的事业了，而是已经成为全体拉丁美洲的共同事业，是拉丁美洲人民团结起来的一个因素。

国际社会充分意识到，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之间有关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争端产生的原因是联合王国于 1983 年，通过使用武力侵犯阿根廷的领土完整，非法占领了马尔维纳斯群岛。阿根廷对这些岛屿的主权是有基础的，那就是明确的历史先例，以及过去 22 年来联合国记录下的有力的合法论点，因此不必对此多讲。

但尽管这样，我国代表团还是要指出，英国 150 多年来对美洲大陆这一片土地的继续殖民占领导致了冲突，甚至战争。1982 年，由于英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大会决议，无视全体拉丁美洲人的情感——我刚才已经强调，全体拉丁美洲人已经把阿根廷的事业看作自己的事业，顽固地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过时的殖民局

势，南大西洋爆发了战争。这表明，当世界上的强国自以为享有某些权利，依仗自己的优势企图维持不平等现象，而不是真心诚意地加以纠正时，这种维持某些不公正现象的行径是多么脆弱和危险。

但是，我们总是认为，纠正错误是永远不会太晚的。大会已经为阿根廷和联合王国解决自己的争端提供了一个适当的框架。秘书长已经表明，他愿意协助两国政府，以使大会的决议获得执行。然而，联合王国似乎决意避免承担《宪章》的义务，包括会员国利用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以免危害国际和平、安全与正义的义务。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敦促联合王国不要再拖延、搪塞或提出先决条件，而是尊重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国际社会的呼吁，真心诚意地与阿根廷政府进行认真地谈判。

我们祝贺阿根廷政府采取了建设性的态度。他已经强调坚定不移地忠于通过谈判寻求和平解决与联合王国的问题。阿方辛总统的政府与智利在比格尔海峡问题上达成了谈判协定，在孔塔多拉集团和支援集团内为中美洲的和平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为取得解决外债危机的卡塔赫那协商一致开展了工作，这一切都清楚地证明，该国政府坚决忠于和平、发展和合作，而和平、发展和合作能够导致寻求谈判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问题。

和过去几年一样，联合王国的代表坚持提出该领土内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居民所谓的自决权，并对这一权利到底是适用于所有人民、还是适用于某些人提出疑问。不应该在这一问题上迷惑不决，或产生错误观点。

我国投票赞成1960年12月14日通过的第1514(XV)号决议，对于该决议中提到的人民的自决权没有任何保留意见。我们突出地声明，所有的人民都享有自决权；但不能将这一权利理解成一种对被篡夺的领土、属于别人的领土、被武力占领的领土的前途作出决定的权利。马尔维纳斯群岛就是这样的领土。

自从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以来，我国代表团明确地声明了在这一方面的立场。

我国代表团在该届会议上声明：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本身承认，存在着各种各样形式和表现的殖民主义，必须迅速和无条件地予以消除。因此，在非殖民化过程中，应该根据每一个殖民问题的具体形式和表现来对其加以审议，要么在条件和形势适合有关人民行使自决权的情况下使用自决的办法，要么使用将该领土归还对其拥有主权的国家的办法。

“在马尔维纳斯问题上，我们面对着第二种情况，因为这是一个领土被非法占领的问题，这块领土是从主权国家阿根廷的整体领土上肢解出来并由占领大国移植来的人居住的土地。因此，不能说这一人口应当决定这片夺取来的不属于自己的领土的未来。

“联合王国通过坚持承认马尔维纳斯居民的自决权，试图掩盖其明显目的，即使其对该领土的殖民占领永久化，把其居民用作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交给他们在归还这一领土问题上的否决权。”(A/37/PV.55, 英文本第12页)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和近年来逐渐形成的非殖化的作法，都肯定了被奴役、统治和剥削的人民的自决权利。人们很难理解这一权利会在一个殖民大国的臣民问题上被引用，这个大国把其臣民用作为其殖民存在辩解的工具——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非殖化的理论表明，自决权适用于其特征与利益同殖民大国的人口明显区分开来的殖民地人民。殖民主义的实质就是被殖民者与殖民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然而在马尔维纳斯问题上，却不存在这种利益的冲突。相反，殖民大国与当地居民之间却存在着利益相同之处，因为他们清楚地表明了其他他们仍然作为英国公民的愿望。

昨天，联合王国代表坚持认为，我们不能无视马尔维纳斯群岛上居民的愿望。但我在考虑我们在迪哥加西亚岛人口问题上应该谈些什么：当联合王国允许美国在那里建立海空基地时，他们的愿望又是什么？联合王国反对任何使该领土摆脱占领的

想法。为什么数百人遭到驱逐，而这些人又渴望返回自己的家园？为什么他们的愿望没有得到考虑？

巴拿马在自己的领土上懂得并了解殖民占领的性质，我们把反对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殖民主义的斗争当作是外交政策的首要原则，并把无时不刻地反对阻碍我们主权、独立和自决的外国利益的斗争看成是爱国行动。我们在自己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取得的经验，使我们理解那些成为非正义的受害者的其他殖民地人民，并使我们站出来声援他们。巴拿马得到的声援使其能够为其他国家人民作更多的工作。我们在此指出，无论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或欧洲，只存在着一种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这一斗争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殖民主义的非正义行为继续存在，我们就将为自由与和平而战。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对阿根廷及其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的坚定的支持。

最后，我国愿在决议草案 A/42/L.17 的提案国名单上加上我国的名字。

保利罗先生（乌拉圭）：乌拉圭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要求，这是我国在联合国事务方面的一贯政策的一部分。分析一下乌拉圭自 1965 年以来的发言——当时该项目首次列入大会和 24 国委员会的议程——就会明显地看出，这种支持是连续性的，而且在形式与程度上都没有改变。这种连续性不仅出于从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中产生的团结，而且还出于基于坚实的法律依据，不可质疑的历史事实和有力的地理论证之上的公正不阿的信念。

乌拉圭在系统地强调双方之间通过现有众多的旨在和平解决争端的国际制度之一而进行谈判以找到解决办法的必要性方面的立场也是始终如一的。在大会和 24 国委员会中，乌拉圭代表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问题上，毫不偏袒阿根廷对该问题的实质的立场，在我们的立场和发言中都争取影响对该问题的审议与磋商，并劝说两国之间调和对立的观点和建立友好关系，乌拉圭与两国都保持并继续保持良好的双边关系。

今天，我们不打算讨论乌拉圭对阿根廷坚持的主权要求的历史性支持，而是要

指出，我们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促进为双方之间进行对话与谈判创造有利条件的努力的一贯愿望。

在1982年4月—6月的武装冲突之后，以及在阿根廷于1983年12月成立立宪政府之后，人们曾希望，一旦敌对状态停止并且两国政府打开自然的勾通渠道，那么恢复外交关系和重开谈判将成为迫切的、至少可能是中期的目标。然而，时间继续流逝，我们仍然未超过仅仅表达意图的范围。一系列事件——特别是1984年6月，伯尔尼谈判开始时就达到的失败以及通过在1986年10月发表的关于大西洋西南部捕鱼问题的声明，实际上导致目前的那些外交上的倡议。结果我们只看到双方在各国议会联盟年会上在立法人士一级上进行的不定期的非正式接触。

因此，两国政府之间尚未进行任何对话。国际社会一贯要求进行这种对话，这是超出各种方法或外交程序之上的唯一手段，可以导致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并恢复在传统上把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两国人民联系在一起的相互信任与友谊。同时，人们由于1984年的建议所产生的希望也越来越让位于失望的情绪。

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该一区域的国家，对持续的紧张局势给和平与安全带来了潜在的危险与威胁表示关切，这是可以理解的。大会在其1982年冲突爆发以来通过的各项有关决议中表明了这种关切。他还表现在美洲国家组织通过的各项决议中，例如在11月13日，上星期五通过的一项决议，其中对在执行联合国有关决议方面缺乏进展表示了关切。

1982年，大会决定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应在全体会议上直接作出审议，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从那以来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表决情况，我们便会注意到，投赞成票的多数在不断扩大。年复一年，赞成票不断增加，而反对票和弃权票则明显减少。表决中的这种上升趋势清楚地表明，有关决议不仅得到了稳定的政治支持，而且日益体现了一种会员国都无法理直气壮的加以抗拒的一致态度，即当事方应在秘书长的斡旋下开始进行谈判。甚至谈判的范围也已大体上作出了界定。如此一来

便不可挽回地排出两国之间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鉴于这一项目涉及关于建立相互信任的双边措施的最初协议一直到实际讨论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前途等一系列广泛内容，人们正在作出努力，规定一个谈判范围，以避免对之作出任何限制性解释。

大会在更大程度上以压倒多数通过的决议完全是为了确保阿根廷和联合王国通过谈判来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争端已经延续了150多年，联合国应向他们提出这一基本的、必要的和不容质疑的要求。它涉及到国际社会每一成员应当履行的一种自然义务，而所谓国际社会则是各国之间和平共处的一种有机体系，这一义务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表现为一种不同的形式，因为它涉及到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一个，这个常任理事国对防止和消除国际紧张局势的温床负有特殊的责任。

最近，大会审议和通过了一项关于1986年被宣布为和平与合作区的南大西洋地区的新的决议。南大西洋是一片浩瀚的海洋，具有日益增加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价值，这既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联络通道，也是由于它拥有丰富的渔业、矿业和能源资源。自从1982年马尔维纳斯群岛冲突以来，在南大西洋地区的一个重要区域出现了一种不稳定的因素，并且持续保持下去。这不仅始终影响到冲突的当事方，而且始终影响到整个区域。这是在种族隔离政权及其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导致的南部非洲的不稳定因素之外的又一个不稳定因素。

只要不稳定因素或潜在冲突持续存在，南大西洋和平区就是残缺不全的。幸运的是，阿根廷和联合王国对大会以至今年关于这一项目的决定都表示了支持。这一支持特别表明，它们共同承诺要在多边基础上在该一领域奉行一种与《宣言》的两个主要目标保持一致的政策，这两个主要目标是，促进区域合作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这项宣言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旨在建立包括马尔维纳斯群岛在内的和平区，两国参与这样一项宣言可以看作是为重建信任，进行国际社会再三呼吁的对话而迈

出的重要的第一步。

早日进行谈判以促成最终解决这一问题之所以必要，还因为这场冲突持续下去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即使对那些始终怀疑谈判结果的历史必然性的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时间对哪一方都不利，相反，局势持续下去，只能助长双方的怨恨，使两个国家离心离德，这种情况一如既往，只会给它们的相互关系带来重大影响。

乌拉圭将投票赞成大会面前的决议草案，这是因为，与昨天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相反，我们并不认为支持这一决议草案只是一种缺乏实质内容的象征性举动。我们仍然希望，当事双方最终将会表现出理智、智慧和诚意，共同努力寻求最终解决这一问题。正是这种信念使我们作为提案国之一的这一决议草案具有了实际意义，我们希望该决议草案将象往年一样，得到大会的大力支持。

莫亚一帕伦西亚先生（墨西哥）：过去六年来，大会始终认为阿根廷和联合王国政府应当设法和平和最终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大会的一个又一个决议都要求秘书长继续进行斡旋，以协助两国政府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但尽管大会再三呼吁而秘书长又作出了不断努力，过去12个月来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这是由于当事方之一不愿进行对话和谈判，已按照《宪章》加速和平和最终解决这一悬而未解的问题，包括设计马尔维纳斯群岛前途的各个方面。

这在我们今天刚刚结束的辩论上和在秘书长的报告中表现的非常明显，遗憾的是，秘书长不得不再次在他的报告中声明：

“双方同去年一样表现出良好的克制态度，并且明显愿意减少关系紧张的领域，然而，我遗憾地指出，现在还不能使两国政府开展我以往敦促开展符合大会第41/40号决议的那种对话。我重申我仍然愿意在这方面向两国政府提供协助。”（A/42/732 第6段）。

在他昨天的发言中，阿根廷共和国外交部长丹特·卡普托先生再一次证明了劳尔·阿方辛总统政府从执政之初以来所采取的灵活和调解态度，以寻求最终解决它与联合王国在马尔维纳斯、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领土上的分歧。国际社会对这种态度表示欢迎，它可能为各方之间的真正谅解提供一个适当的构架。我国是决议草案 A/42/L. 17 的一个提案国。

国际社会支持阿根廷共和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符合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的目标和原则的。本组织绝大多数国的这一支持也是它为结束一切殖民统治残余所作的不懈努力的一部分。

然而，不应当在大会第 1514 (XV) 号决议的背景下看待西南大西洋的局势，而应根据该地区的历史演变。事实上，正象在无数场合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个群岛是在阿根廷获得独立几年以后的 1833 年被联合王国以武力占领的。——它的领土包括了这个群岛，——这是欧洲强权之间争夺的不幸后果的又一例证，它们时常背着其美洲的殖民地解决它们的分歧。在非洲和亚洲，也发生过类似情况。然而，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记住，在 1833 年，阿根廷已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英国政府自己从 1825 年以来也毫无保留地予以正式承认。阿根廷对这个群岛的主权从来没有发生过疑问，而 150 年的非法占领不应当被用来对它造成疑问，否则我们就将是赞成以武力获取领土，从而破坏《宪章》的一项根本原则。

也不可能宣称英国的占领者有假定的自决权，因为阿根廷民族从它宣言并获得独立的那一刻起就对其整个领土，包括马尔维纳斯群岛，行使着这一权利。

几乎是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在十九世纪初获得独立。我们的历史是一个反对殖民主义的历史，但当代生活给了我们很多榜样：有着深厚基础的以和平方式解决我们冲突的传统。8月7日在危地马拉的埃斯基普拉斯签订的协议就是这一传统的一部分，同样还有孔塔多拉集团和支援集团为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美洲冲突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因此我们也坚决支持阿根廷共和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的

正义事业。

在二十一世纪到来之际，联合国能够为它在非殖民化领域写下了出色的篇章而感到自豪，但是如果我们就不能找到解决象西南大西洋那类形势的办法，这一任务就不算完成。

特瓦雷斯·古斯曼先生（多米尼加共和国）：大会再一次开会审议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项目。我们已读过了秘书长根据大会1986年11月25日第41/40号决议所提出的报告，我们遗憾地看到情况的改变并不足以使我们感到乐观。这种南大西洋局势正常化缺乏进展的情况成了国际社会特别是整个拉丁美洲地区感到关注的根源。很明显，这种局势的继续构成了一种紧张状态，它可能影响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与此类似，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只要马尔维纳斯群岛局势得不到公正和和平的解决，它就将继续是拉丁美洲司法思想中的一个伤口。

由于这些考虑，并认识到国际社会对迅速并公正地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很关心，一些国家向本大会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要求审议，这个决议草案要求阿根廷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开始谈判，以便根据《联合国宪章》为这两个国家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找到和平的和最后的解决办法，包括马尔维纳斯群岛未来的所有问题。人们能够看出，这个决议草案的提案国明显地避免了提到有争议的实质性问题，以便请各方来到谈判桌前，就他们各自的观点进行坦率的和广泛的对话。因此，大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是一个明显的程序性决议草案，我们认为它是公正的而且确实是客观的。

我们一向主张，没有任何国际争端或冲突不能够通过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所提供的和平手段获得解决。

因此，一直坚决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正当、合法要求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愿意作为我们面前这份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之一。

最后，我们必须打破这一问题上的僵局，我国同这两个国家都有关系，呼吁有关各方恢复谈判，体面、持久地解决这项争端。

别拉诺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本届大会上就我们这个时代各种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十分清楚的表明建立国际安全需要高度的责任感，对其他人的意见毫无偏见的态度，以及争取以富有建设性的方式解决紧迫问题的意愿。政治解决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就正需要这样一种态度。毫无疑问，南大西洋正为解决尚未受到控制的冲突继续引起国际紧张局势，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关切。

联合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审议，本组织大多数会员国对这一问题的立场的基本观点已经很集中了。大会在其决定中一再重申必须结束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殖民地位。国际社会一再敦促阿根廷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包括该群岛的前途问题。大会在上届会议通过的第41/40号决议中再次坚决地支持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通过谈判解决该问题。

尽管大会通过了无数有关和平解决英—阿对该群岛争端的决定，联合王国仍然顽固坚持一向以维持该群岛处于其管辖之下的政策。尽管阿根廷一再表明愿意开始进行谈判，以双边方式解决有关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全部问题，但是至今伦敦方面没有作出任何积极的反映。另外，去年通过的这项新的单方面行动的政策只是使这一局势更为复杂化了。因此，秘书长在他最近有关这一问题的报告中不得不指出

“至今还没有证据证明可能使这两国政府进行符合大会第41/40号决议的那种对话……”（A/42/732，第6段）

对该群岛的军事化仍在进行，这也引起了人们的关切。该群岛已经被改成了

一个主要的海军和空军基地。在该群岛保持一个大规模的兵营并大量拨款修建军事设施表明联合王国与加强其在这一战略性地区的地位。拉丁美洲各国完全有理由认为由此产生的局势是对各国安全的威胁，是对处于三个大陆交叉口的这一广大地区的稳定的威胁。

这样一种局势明显地阻碍了实现这一概念，即在南太平洋建立一个和平与合作区。这是得到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支持的。在这方面，很难将联合王国在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的政治态度同它对建立这样一个区的决议投赞成票协调起来。

苏联代表团在这个大厅中一再重申其在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的立场。苏联坚决支持联合国有关该问题的各项决定，完全理解不结盟国家对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立场，特别是它关于支持阿根廷通过谈判确立其对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权利。正如我国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1987年10月结束其对阿根廷的官方访问发表的公报中所指出的那样，苏联和阿根廷

“重申它们对必须通过阿根廷和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之间与联合国大会有关决议为基础进行谈判达成最终、公正解决马尔维纳斯问题的必要性的原则立场”。

很明显，为了解决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必须消除所有同殖民主义时代有关的心理和概念。消除这一国际紧张局势要求现实主义的态度，要求富有远见并随时准备作出妥协。我们认为阿根廷外交部长丹特·卡普托先生昨天一再呼吁在谈判桌上解决这一问题就正表现了这样一种灵活、富有建设性的态度。

我们认为为了结束南大西洋的冲突，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之间的谈判应当尽早开始，以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我们认为，决议草案A/42/L.17是符合这一要求的，苏联代表团准备支持该决议草案。

主席：我现邀请希望在投票之前对投票进行解释性发言的代表发言。我想提

醒他们根据大会第 34/401 号决定，对投票的解释性发言限定时间为 10 分钟，并请代表在他们的坐位上发言。

维杰瓦德内先生（斯里兰卡）： 决议草案 A/42/L.17 与去年我们通过的决议是一样的。我们看到这一决议草案是邀请双方为和平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开始谈判，决议草案指出：

“根据《联合国宪章》将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前途的所有方面包括进去”。

因此，我国代表团设想这些建议也是为了要考虑对福克兰的主权问题。我们从秘书长的报告（A/42/732）中得知，虽然秘书长与有关的外交部长和派驻联合国常驻代表进行了讨论，但他未能使各方同意根据联合国大会第 41/40 号决议进行对话。看来使各方难以合在一起的原因主要是主权问题。

在考虑这一问题的时候，我国代表团认为岛上居民的愿望应该优先于其他考虑。

在福克兰问题中，似乎没有趋向独立的任何可见的迹象。然而，我们看到另一方要求对这些岛屿行使主权。我们注意到这种要求已存在相当时间而在 1982 年事情发展到在这个问题上开始了公开的冲突。我们现在讨论的决议草案要求双方谈判它们分歧的各个方面。我们认为对话当然比对抗更为理想。

我们非常习惯于对话，因此我国代表团希望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福克兰群岛的居民的观点是否应该在对这些群岛的前途达成一项全面谅解时得到考虑。我国代表团更愿意在对实施这一决议草案作出任何决定之前给予福克兰群岛的居民一个机会来表达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们得知几位福克兰群岛的居民参加了第四委员会的会议，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得到公众的委任这样做。我们不知道岛上居民是否利用任何方式，诸如公民投票来表达他们对他们未来的政治地位的意愿。在福克兰群岛的人民没有清楚地表明他们希望为自己寻求何种地位的时候，我国代表团很难接受这一建议，即两方开始对话，以和平地解决福克兰群岛前途的所有方

面的问题。因此，我国代表团不准备投票赞成决议草案。

我希望清楚地表明我们对决议草案的否决票并不影响我们执行建立谅解和友谊桥梁的政策。

安德拉德·迪亚斯·杜兰先生（危地马拉）：国际社会已在不同讲坛和不同场合反复表明它对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所持立场，并表明它支持根据《宪章》中的宗旨和原则为解决这类冲突寻求和平和话谈解决方案的努力。

有关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大会第41/40号决议呼吁阿根廷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开始谈判，以便根据《联合国宪章》找出和平和完全地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包括马尔维纳斯群岛前途的各个方面问题的途径。随着大会呼吁进行对话并采取调和的态度，其中一方已拒绝未解决冲突进行谈判。因此，僵局无法打破，这就威胁了国际和平和安全并特别对大西洋西南部地区局势产生消极的影响，使这一地区缺乏稳定，无法为这一地区有秩序和和平的发展提供基本条件。

危地马拉希望在联合国讲坛上表明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它对阿根廷共和国的完全和无条件的支持。正如国际法院和大会本身所承认的那样，我们必须重申在殖民主义占领影响了独立国家领土主权的情况下，领土完整的原则高于自决的原则。必须指出，危地马拉也曾在类似的情况下在其领土方面受到同一欧洲国家的影响，并为此原因要求和确认它对这一问题的合法权利。

毫无疑问，阿根廷是根据历史和法律要求对马尔维纳斯、南乔治亚和南桑维斯群岛行使主权的。因此，必须通过谈判导致以《宪章》规定的方式寻求一项和平和确定的解决方案，使这些领土得以收回。因此我们支持秘书长的努力，大会授权秘书长进行斡旋，创造有利的条件和信任的气氛，以便找出公正和适当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危地马拉政府同意阿根廷对外关系部长丹特·卡普托先生昨天在大会发言中提出的方法和建议。危地马拉呼吁另一方根据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尽快就

这一问题开始谈判。

目前的国际气氛有利于和平谈判解决各种冲突。在中美洲我们的政府在孔塔多拉集团和支援集团的可贵和坚决的支持下朝着实现和平的进程努力，这一进程不但会消除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同时，通过对话和政治谈判消除我们所经历的危机。当然，这些进程需要国家表现出真正的政治意愿，以便促进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并保障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

危地马拉希望成为这一决议草案的提案国，我们邀请会员国重申它们支持秘书长的斡旋和他要求双方开始建设性谈判的呼吁，以便找出和平、公正并最后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鉴于这些原因，危地马拉将投票赞成决议草案。

哈马德纳先生（约旦）：我们原本希望，今年能够和平解决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问题。我国同争端双方都有着密切的友好关系。因此，我们对于仍然没有和平解决这一问题感到不安。

现在出现了关于冲突双方开始对话和重新接触的报道，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能够很快和平解决问题。更为使我们感到乐观的是，阿根廷表现出的耐心和明智，以及英国在采取妥协办法解决问题方面长期积累的经验。

我们同英国有着传统的友谊，我们同阿根廷共同坚持不结盟国家运动的原则和宗旨。我们赞赏阿根廷在不结盟运动中发挥的杰出作用，赞赏其对第三世界各类问题，特别是巴勒斯坦和中东争端问题给予的支持和谅解。

我们对决议草案A/42/L. 17的投票将同去年一样。

拉贾伊·霍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我非常感谢你允许我解释我对决议草案A/42/L. 17的投票。该决议草案在执行部分第1段中正确地要求双方：

“开始进行谈判，以便寻找途径，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平彻底地解决两国之间有待解决的问题，包括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未来的一切方面”。

我们认为，移居到阿根廷一块领土——马尔维纳斯的英国臣民不应该有负于阿根廷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款待，不应违反他们东道国的领土完整。我国代表团并没有忘记自决原则，联合王国经常引用这一原则。但我国代表团认为，在马尔维纳斯问题上，这不是唯一的中肯原则。定居者已经违反的主权原则是十分重要的。可以通过建设性和中肯的谈判来解决所有这些领土要求和反要求。

该决议草案中还阐述了秘书长在帮助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我国代表团认为，决议草案 A/42/I. 17 规定了所有必要积极的方式和方法和规定了和平解决联合王国和阿根廷之间分歧的途径。因此，我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决议草案 A/42/I. 17。

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将如同过去对待类似决议草案一样，投票反对决议草案 A/42/I. 17，你本人和大会对此不会感到惊奇。提案国说，该决议草案完全是程序性的，没有以任何方式破坏阿根廷或英国政府的立场。该决议草案的简洁性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吸引人的。同我讨论该决议草案的许多代表团说，它似乎没有什么危害。但正如我昨天指出的那样，问题不在于决议草案说了些什么，而在于它没有说出的内容。决议草案要求就“福克兰群岛的未来所有方面”进行谈判，这就产生了一项议程，其中包括阿根廷外交和宗教事务部长昨天称之为的问题关键：主权的争端。他还明确地指出，他所能设想的谈判的唯一结果就是将群岛主权从英国移交给阿根廷。

换句话说，该决议草案事实上破坏了冲突双方一方的立场，他支持阿根廷关于必须讨论主权的要求，而拒绝接受英国关于主权不容谈判的立场。阿根廷外长说，他提出的谈判范围是十分广阔和灵活的。谈判内容可以象海洋那样广阔，象橡皮圈那样灵活，但问题的实质仍然是：阿根廷对福克兰群岛主权的要求。

此外，该决议草案没有提到岛上居民毫无疑问的愿望和他们的自决权利。然而，联合国通过的关于附属领土的所有其他决议几乎都明确认当地居民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而这项决议草案却没有这一内容。为什么呢？也许人们已经忘记

古巴代表指出的一项关键问题：简而言之，在地球遥远地区居住的居民同在大城市和大国内出生的人们享有同样的权利。事实上，一个民族不管数目上多么少，都应享有自决权利，福克兰群岛人民就是这样的民族。

他们已经选择了自己热烈希望保持的地位。如果按照阿根廷政府企图实现的那样，使福克兰群岛归属于阿根廷，那将是践踏当地居民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民权政治权利公约》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并且将新型的殖民身份强加给这些人民。

在我昨天的发言中我想我已经反驳了这种奇怪的论点：那里的居民是闯入这一地方的，而不是有权住在这一地方。我重复福克兰群岛属于英国的时间比阿根廷成为阿根廷的时间还长。当时岛上没有土著居民。相反，移民到了那里，就象他们到阿根廷一样，如果一个国家殖民化了，另一个情况也一样。唯一的不同就是当时在阿根廷有土著居民。

我惊奇地听到苏联常任代表声称，我们在该群岛建立了重要的海军和空军基地以及一个强大的卫戍区。首先，我重复一遍我昨天所说的：我们的部队在那里是为了防御。1982年入侵发生的时候我们在那里43名士兵，现在我们的装备足以抵抗任何新的侵略，但我们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其次，我要非常温和地让苏联常任代表知道一个古老的英国谚语，在最近就阿富汗问题进行了辩论以后，引用这一谚语颇为恰当：住在玻璃房里的人不应该扔石头。

因为决议草案将主权和自决这两个问题混淆起来，英国和阿根廷政府对上述问题持相反的立场，所以，该决议草案没有就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提供取得进展的基础。我国政府已反复说明他认为应该取得什么样的进展。引起争议的主权问题应该放在一边，双方应该集中讨论许多具有共同利益的实际的双边问题。我们所提出的倡议至今还没有得到反应，但存在着一线希望。在我们双方都重视的交流方面取得了进展——渔业资源保护和避免在西南大西洋发生事故。让我们看看我们怎么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再接再厉。

昨天，阿根廷外交部长提到了他希望他的国家和我的国家和解。我们也这样希望。其他国家也这样希望。但是这一决议草案不是实现这一希望的途径。对那些对阿根廷和英国怀有良好愿望的人我要说的话很简单：不要在这场争议中站在任何一方。让双方理智而现实地弄清楚他们的分歧，不要支持这一决议草案。

卡普托先生（阿根廷）：我仅解释一下我国政府对 A/42/L. 17 号决议草案的立场。我国政府将对该决议草案投赞成票，因为我们认为该决议草案的实质是国际社会处理问题、紧张局势和冲突的途径。这一途径的实质就是谈判。

诚然，根据个人的理解，有些问题决议草案没有提到。但是，决议草案提到的东西更多，大会今天下午就是就这些提到的问题进行表决。简单地说，按照 A/42/L. 17 号决议草案，为了解决联合王国和阿根廷之间的争议，国际社会通过大会表示要求开始进行谈判。事实上，除了谈判还有什么其他解决本组织会员国之间问题的方法呢？

联合王国代表建议让有关的两个国家自己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联合国还有什么用？《宪章》的目的又是什么？如果不是为了表示国际社会对那些地球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危险的问题的意愿，进行表决还有什么意义？对和平解决冲突表示关注难道是对会员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吗？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一条采取行动并试图以和平手段裁决或解决争议难道是干涉吗？我们不能这样说，因为如果确实如此的话，我们就是在向本组织的基础提出疑问。

毫无疑问，存在着争端。这不是阿根廷自己作出的武断判断或单方面的问题。联合王国政府在许多场合承认存在着争端。例如，1977年两国代表团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指出存在着争端。因此，这不是阿根廷政府臆造出来的问题，而是自 1833 年该群岛被占领以来就存在的问题。

现在回到主要的争论问题上，决议草案所说的是为了解决争端，两国政府应该就存在的所有问题进行谈判。很清楚，决议草案没有裁决任何一方的立场。决

议草案没有提到自决或主权问题。我要回顾一下1985年英国代表团寻求对决议草案进行修正，指出决议草案应该明确提到自决原则。大会决定否决这样的修正。

但是，阿根廷代表团最终将投票赞成我们认为是解决国际问题的基本要素。争端不是我国政府想象出来的事物，而是国际社会所承认的事实。鉴于存在着争端，我们认为只有一个文明的解决方法，即谈判。因此，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作为一个保障地球的和平与安全主要机构及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这样一个国家怎么能够反对谈判。

主席：在表决之前我们已经听取了最后一位对表决进行解释的代表的发言。

我应要求通知大家，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拿马、秘鲁、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代表团也在A/42/L. 17号决议草案提案国名单上签了名。

在进行表决之前，我仅通知大会，秘书长已经审查了A/42/L. 17号决议草案，他指出他现在还看不到实施这一决议草案会增加开支或引起方案变化，实施这一决议草案的费用已被纳入拟议的1988—1989两年期方案预算的第三部分。

如果由于情况变化而使得费用增加，则秘书长应在行政与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同意下，根据大会与本届会议通过的有关1988至1989两年期临时及非常费用的决议草案的内容，寻求必要的资金。

现在，大会就决议草案A/42/L. 17作出决定。

我们开始表决过程。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孟加拉国、巴巴多斯、贝宁、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哥

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柬埔寨、民主也门、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斐济、法国、加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意大利、日本、科威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荷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卢旺达、萨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西班牙、苏丹、苏里南、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瓦努阿图、委内瑞拉、越南、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

反对：伯利兹、冈比亚、阿曼、斯里兰卡、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弃权：安提瓜和巴布达、巴林、比利时、不丹、文莱国、缅甸、喀麦隆、丹麦、芬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冰岛、爱尔兰、以色列、牙买加、约旦、肯尼亚、莱索托、卢森堡、马拉维、马尔代夫、马耳他、尼泊尔、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葡萄牙、卡塔尔、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沙特阿拉伯、所罗门群岛、斯威士兰、泰国、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决议草案 A/42/L.17 以 114 票赞成，5 票反对，36 票弃权获得通过。

(决议 42/19)

主席：现在，我请希望解释投票的代表发言。

伍尔夫滕·帕尔瑟先生(荷兰)：荷兰投票赞成决议草案A/42/L.17，原因是该决议草案的措词丝毫没有损害联合王国和阿根廷之间谈判的结果，也是由于该决议草案确认了大会的主要目标，即促进这两个国家就所有有争议的问题举行的谈判尽早恢复。

关于主权问题，我国政府坚信，未来的任何安排都应使该群岛的居民能够履行自决权。福克兰群岛的非殖化必须以第1514(XV)号决议为基础。根据《联合国宪章》，自决权是一个基本的权利。

荷兰希望支持秘书长所作的努力，使有关两国的政府进行的对话，解决彼此间的分歧。

布朗克先生(法国)：法国投票赞成关于马勒维尼斯——这是该群岛名称法语的发音——的决议草案的A/42/L.17。我国投赞成票的目的是参加国际社会自1982年6月冲突以来一直作出的努力，以便公正和持久的解决两个同为法国朋友的国家之间的争端。

我国代表团相信，只有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这一问题的所有方面举行谈判才有可能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解决问题。宪章特别规定了和平解决争端，国际合作和承认各国民众的自决权。

法国代表团希望通过这一赞成票表明支持这一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为使有关各方解决争端所建议的办法。绝不应将我国的这一投票解释为表明了我国对这一问题实质的立场。

恩塔哈瓦纳先生(博茨瓦纳)：我们对刚才通过的决议草案所投的赞成票是对谈判投的赞成票。我们依然坚信，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举行建设性的对话是持久解决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办法。没有这样的对话或者是双方之间无穷尽的玩弄边缘政策的把戏都不可能解决问题。对我们来说，这一决议为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决议呼吁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举行谈判。这

是开始解决问题的理智的办法。因此，我们鼓励有关各方立刻开始谈判。

特里勒先生（瑞典）： 阿根廷和联合王国在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的争端依然没有解决，这继续引起瑞典政府的高度关切。

两国政府仍然未能举行第 41/40 号决议中所要求进行的谈判。秘书长在其最近的报告（A/42/732）中对此表示遗憾，我们也有同感。我们支持秘书长为促进有关双方的对话所作的努力，以便逐步公正和持久的解决福克兰群岛问题，这一问题构成了有关两国继续对立的核心问题。我们依然真诚的希望，有关两国政府将准备立即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考虑在这一对话中应当涉及的所有问题。

我们认为，这一决议是一个建设性的尝试，目的是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根据《联合国宪章》促进有关双方恢复对话。我们认为，进行对话，同时采取建立信任的措施，那就能够在解决有关双方之间的所有分歧方面取得进展。我们同国际社会一道呼吁有关两国恢复这一对话。

我国政府认为，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必须采用两个主要原则。第一是自决权。所有殖民领土的人民都有权自由的决定自己的未来，这是《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一个基本原则。第二个原则是必须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冲突。我国代表团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看待该决议草案的序言部分和执行部分中提及《联合国宪章》的内容。

鉴于上述原因，我国代表团对这一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然而，不言而喻，我们本来希望就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支持的文本进行表决。

主席： 我们对议程项目 37 的审议就此结束。

议程项目 33 (续)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42/22, A/42/22/Add. I)
- (b) 监测供应和运输石油产品给南非的政府间小组的报告 (A/42/45)
- (c) 秘书长的报告 (A/42/659、A/42/691、A/42/710)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42/765)
- (e) 决议草案 (A/42/I. 26 至 A/42/I. 32)

巴格贝克·阿代托·恩藏格亚先生(扎伊尔): 大会每年审议题为“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目的是崇高的，因为这牵涉到在全人类消除这一罪恶制度、这种危害全人类的罪行：即以一种政治制度的形式推行种族歧视。这种制度否定了人的价值，是一种仅仅以皮肤的颜色为依据的偏见——而这又发生在我们走向 2000 年的当今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由于科学、技术和教育知识全面的发展，而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在现代社会中各个种族团结起来在世界上反对种族歧视，这无须证明地证实了几乎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由于我们有能力理解或分析我们的存在所带来的一切问题，也知道为了在全世界改善生活条件需要做些什么，因此人类在承认每一个人的内在价值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尽管如此，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继续剥夺所有有色人种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最基本的自由，无论他们的训练、教育和智商水平如何。

难道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领导人仅仅是为了维护其肮脏的经济和财政利益，才坚持使南非的非正义种族歧视永久化吗？他们这样做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信奉上一个世纪通过武力来获得领土的那种野蛮而落后的思想吗？

如果这些不是原因的话，那么我们怎么能理解这个政权的态度呢，这个政权的特点是在一个没有人性的、荒诞的、和搞寡头政治的制度之下，顽固地对多数人

民进行压迫，这个政权根本不进行改革的努力。实际上，自从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以来，南非局势的最新发展使得国际社会更为强烈地谴责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蒙昧主义和顽固不化的态度。

我曾经提到的消极发展可以综合为以下几点。第一，1985年年初在黑人居住的36个区实行的紧急状态法现在仍在继续，而且还出现了一种更为残酷的新现象：逮捕和监禁7—17岁的黑人青少年。而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对这个岁数的青少年提出政治指控，而现在，种族主义少数政权至少在监狱里关押了四千五百名青少年。

如果7—17岁的青少年使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害怕的话，这就意味着该政权无法保证自己领土上的安全，必须采取最为严厉的措施，例如逮捕青少年以确保自己的生存。这清楚地表明该政权不堪一击。

第二，对国内和国际新闻界实行的有关南非局势的新闻检查制度，已经执行了两年多了，最近又通过任命一个专门负责新闻检查的官员，使这种制度得到加强，这个官员禁止所有外国记者在外国新闻界发表有关南非局势的文章，除非得到新闻检查办公室的批准。

外国新闻界的愿望始终是进行客观和不偏不倚的报导，难道他们能够永远容忍南非公然侮辱它们的道德观，乃至信念吗？如果外国新闻界默不作声，就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外国新闻界也成了这个反对言论自由的政权的一部分。

如果新闻界对这种事态发展无所作为的话，国际社会应该发挥其关键作用，充分利用南非绝大多数民众和全世界都能听到的联合国广播，以便提供关于在南非犯下的暴行的全面信息。需要重新安排联合国的广播，以便达到这一目的。

还应该指出的是，3年来，许多南非黑人记者因为敢于谴责该政权头目每天犯下的罪行，而被关押在南非。

第三，国际社会在今年5月都目睹了南非白人少数举行的选举。尽管遭到某

些人士的反对，这些选举表明，大多数白人仍然支持皮埃特·博塔的极端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政党，因此，他们不准备接受变革。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他们不打算采取一种全球性的、客观的和适当的态度，而是愿意保留狭隘的和落后的思维方式。因此，不道德的和恶魔般的种族隔离制度，总是在寻求巩固自己的地位，暂时是不可能改变或改革的，但是，这种制度必须制止并消灭。国际社会承认黑人多数的要求是正义的和合法的，因此，将继续支持他们的正义事业。扎伊尔重申，扎伊尔坚决支持黑人多数进行的合法斗争，直到他们取得最后胜利，尽管在赢得胜利的道路上会有一些挫折，但是，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

第四，最近释放了5名黑人政治犯——不是出于其他原因，而是因为他们年纪老了——这并不能使我们忘记纳尔逊·曼德拉还在关押之中，他已经在监狱里渡过了24个年头；我们也不会忘记杰夫·马西莫拉，他是服刑期最长的一名犯人，已经服了25年了；我们也不会忘记74岁的莫多彭；以及许多其他黑人政治犯，其中包括成人和青少年，总数达27,000人。这个数字并没有包括普通犯人，总数为12万5千人，这个数目是世界上一个国家关押犯人最多的数目。

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已经正式承认它监禁了少年儿童，承认并且证实这些犯人的数字为4,500。目前，有30多人正等待处决，其中包括一位名叫特丽丝·阿马查穆拉的妇女。

第五，班图斯坦化政策正在不断失去作用，因为根据最近的消息，特兰斯凯国总统乔治·马坦齐马已经丢弃了其作为国家元首的职位，成了比勒陀利亚的难民。

第六，黑人矿工工会今年年初组织的总罢工向南非种族主义当局敲响了警钟，迫使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重新考虑矿工的状况，因为九个黑人矿工的薪水只相当于白人矿工的最低薪水的一半；黑人矿工一年只有14天休假，而他的白人同事则有35天休假；如果遇到事故，白人矿工能够得到5年的薪水，而他的黑人同事却只能得到2年的薪水。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极为明显的不公正，南非种族主义分子却已经使47,000名黑人职工失去了工作。

但是，该政权的经济结构现在已经受到了动摇，因为不仅某些矿井已被关闭，而且该政权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是其经济和财政状况的主要特点，现在估计它的外债为 270 亿美元。

这是不是意味着对该政权实行的少量的经济制裁正在开始取得预想的结果，因为尽管它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该政权已被迫决定延期偿付其外债？

该政权声称为了确保其生存和安全，对黑人进行压迫并对非洲邻国发动进攻，而这两方面的费用估计每天将近 100 万美元，在南非面临着如此高昂的代价的情况下，如果对该政权实行进一步制裁，那么，这一日益更加孤立的政权就会变得更加虚弱。

国际社会已经对该政权施加了极大的道德压力，使得甚至是那些原来敢于支持该政权的国家都再也不能这样做了，因为他们要对正义、公平和人道主义作出反应。扎伊尔代表团将同以往一样在非洲统一组织会议、法语国家首脑会议、不结盟国家以及其他各种会议中，继续作出努力，谴责南非，呼吁在南非建立一个非种族、民主的社会。

扎伊尔坚决谴责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对所有独立的非洲前线国家不断进行的侵略和制造不稳定的活动。还应该谴责它最近对安哥拉从事的侵略活动。

扎伊尔将继续在重新开放穿过安哥拉的本格拉公路方面发挥作用，以便加强与扩大其与南非地区的所有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与贸易。

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我国代表团才全力赞同题为“国际声援南非解放斗争”的决议草案。

奥斯曼先生（索马里）：种族隔离问题又一次表明了大会的议程的突出的特点。我确信，我们大家都希望看到结束南非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的有体系的种族主义造成的不人道、压制以及不公正——这种情况已经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受到了联合国一贯的深切关注。不幸的是，有人仍然在对南非以及非法的殖民地纳米比亚的非

白人人口犯下种族隔离的罪行。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种族主义和侵略政策还严重破坏了南部非洲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

近几年来，索马里欢迎为了对种族隔离采取国际行动而已经得到改善了的环境，也欢迎全世界很明显的对南非被压迫人民所作出的广泛的支持。实行有限的经济制裁，抽出资金运动的发展，都是正确的步骤。然而，人们仍然没有恰当地对付种族隔离的挑战。我们知道，少数政权根据种族和肤色继续拒绝给予多数人基本的人权。它加强了其国内的压制和恐怖政策，继续对邻国进行军事侵略、占领、制造不稳定以及经济讹诈等活动，而这些行为却不受到惩罚，这使人震惊。*

成员国没有理由对南非国内及其周围的势局感到得意，不应该减慢近几年在反对种族隔离的国际运动方面所取得的势头。索马里希望，国际社会将代表南非的合法的解放斗争加倍作出努力，这尤其是因为比勒陀利亚政权在某种程度上对新闻媒介进行了审查，不让其暴行公布于众。

事实依然是，紧急状态仍然存在，使压迫和暴力合法化；强迫迁移现象和班图斯堪化进程依然有增无减，当全世界欢迎释放古万·姆贝基的时候，纳尔逊·曼德拉以及其他领导人正在南非的监狱里受到严酷的待遇。与多数人的真正的代表进行的对话并没有开始，其他许多黑人领导人遭到了暗杀，原因是他们反对种族隔离，为争取所有人的经济和社会公正进行了斗争。

国际社会也必须防止比勒陀利亚政权的阴谋，它要我们相信，它对宪法表面的修补是有意义的宪法改革。实际上，它的建议将使非白人群众没有权利和被剥夺权利的状况制度化。

索马里希望，国际社会也将拒绝认为由于经济力量的作用种族隔离将逐步消失的理论。南非被压迫人民已经强调，只有彻底铲除种族隔离才能使他们在一个统一、民主和非种族的南非内充分行使自决权。同样明显的是，时间不在和平与和

* 副主席卡罗伊先生（突尼斯）主持会议。

解一边。白人少数与黑人多数之间对抗的严重性质要求采取及时的国际行动，防止该国和该区域中长期和猛烈的种族冲突。

索马里继续支持关于对南非实施全面和强制性制裁，包括石油禁运的必要性的强大的国际一致意见。这些是联合国拥有的唯一和平与足够有利的措施。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承担责任，通过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消除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当然，全面和强制性制裁的有效性将取决于作为南非主要贸易伙伴的少数几个国家的合作。我们希望，已经采取制裁的初步步骤的国家将扩大它们的行动，其他国家将表现出支持进行有效制裁的必要政治意愿。

当然，还有一些会员国也必须对种族隔离采取其他的重要措施。大会已经收到大量旨在接受种族隔离的道义和政治挑战的决议，这些决议应得到充分的支持和忠实的贯彻。例如，停止与种族隔离政权的所有核和军事合作是一项应得到立即和全面贯彻的措施。在这方面，国际社会必须谴责南非与以色列之间在核、军事和经济领域里继续进行的合作——这两国同样蔑视国际法和它们持续压迫人民的人权。

索马里希望，比勒陀利亚政权将毫无疑问地明白，国际社会认为它的种族主义和压迫性政策是可恶的。我们相信，必须继续孤立少数政权和把它排除在国际关系正常交往之外，直到它准备在南非建立一个符合联合国有关决议的公正、和平和民主的社会，我们将继续捍卫和促进联合国的自由与人的尊严的崇高原则，支持南非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合法事业。

阿塔女士（尼日利亚）：在过去25年中，联合国一直在讨论南非问题。自从1946年以来，“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议程项目以各种标题被提交到本机构来。今天，当我国代表团再次被迫参加对该议程项目的审议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辩论和我们的贡献不会是白费精力。今天在这里已经提出并将重复某些有关该议程项目的现实。首要的现实就是，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本大厅中的

每个代表团都知道，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与做法违反了主要人权原则所确保的基本信条。如果这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的话——我相信这是没有争议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必须年复一年地讨论这一问题？我提出这一问题时希望，当我们正在进行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期间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都决心在诚实和忠实于《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原则的情况下审议这一问题。

尼日利亚代表团详尽地阅读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出的报告（A/42/22）。实际上，我国代表团参加了特委会的工作，参与了报告的起草。报告的结构符合委员会报告过去使用的格式。分成五部分的报告仔细和考虑周密地介绍了这一议题，回顾了种族主义南非最近的事态发展，分析了国际反种族隔离行动，记录了特委会去年的工作，最后提出了必要的结论和建议。根据大会的期望，报告有关种族主义南非的事态发展的部分明确和雄辩地描绘了受到蹂躏的国家中目前的严重局势。这一部分生动地记录了种族主义政权已经堕落到无底深渊的地步并对无辜、没有自卫能力的男女老少任意犯罪，这一切都是为了抓住它没有任何道义权利的赤裸裸的权力和领导地位。

报告描绘了一个不仅无情地走向自我毁灭，而且也加强其镇压制度的社会的情景，在该制度中统治政权每日的生存依靠暴力，紧急状态法，残酷的武力和对与该政权持不同观点的公民进行绑架和监禁。此外，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国际社会为改善局势施加的压力作出的回答是对该国所有形式的议会外的反对发动协调的强烈攻击。1987年6月这个为社会所遗弃的政权恢复了从1985年7月以来持续实行的紧急状态。报告继续详细描绘了黑人流离失所和被迫迁移的不断增长，这个数字从1985年的40,000人上升到1986年的64,000。

1986年因所谓的侵犯行为逮捕了十万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此外，报告集中描写了严格限制国内和国外新闻界以任何形式报导具有无限权力的国家警察部队的暴行和杀人行为。自从1984年9月以来，大约2,300人被杀害。

据我国代表团所知，除了推行种族主义政策的南非以外，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或在这个大厅里派有代表的任何一个国家里，在未经宣战的情况下，不可能发生国家准许的种族主义暴力行为，拷打折磨、非人道行为以及杀人行为。即使在战争状况下，也还有国际规则和规章的约束。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国代表团完全相信，南非形势是一场日益严重的悲剧，与历史上发生的那场大灾难极为相似。正是在那场大灾难中，那个对自己国家的公民负有保护责任的政府大量杀害本国的公民。目前在南非发生的正是对某个民族进行有计划的种族灭绝。南非的黑人已变成了种族隔离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严重受害者。

南非的严重局势不仅令人无法接受，而且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国际体系在这一问题上面临着道义上的挑战，它必须承担良心上和社会上的责任，以结束对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所施行的罪恶行为。这一庄严的机构适当地把它定为危害人类罪。

尼日利亚是在获得独立后加入联合国的。我们真诚地、严格地遵守《联合国宪章》。我们十分重视我国公民和其他会员国的公民，尤其是那些将民主看作是高尚的民族行为的国家的公民们所享有的自由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因此，我国人民和政府不得不经常对南非黑人以及邻近的独立的非洲前线国家的人民所遭受的暴行表示极大的愤怒和愤慨。任何人或国际社会对肆无忌惮的种族灭绝和侵略行为的默许等于是对种族隔离的支持。我国代表团不能不注意到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感到不安的是，有些国家采取了直接或间接怂恿的行为，使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对国际社会的意志公然藐视。

我所说的这种支持变成了种族主义政权嚣张的气焰，挑衅和顽固的立场及持续不断地进行侵略行为。这种支持主要来自某些国家与推行种族隔离的南非所进行的公开或隐蔽的勾结。例如，我们感到关切和不安的是，种族隔离制度的支持者甚至不愿意对南非进行、哪怕是最轻微的谴责，不愿意投票赞成对种族隔离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行为。某些国家显然愿意投否决票，以否定安全理事会被那个社会遗弃的政权实行全面和强制性制裁方面达成的一致意见。这种行为是对给我们带来痛苦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支持。

在过去三年里，至少有四项关于南非和与种族隔离有关问题的决议遭到了安全理事会某些重要成员国的否定，这是记录在案的。每使用一次否决权，那些使用否决权的理事国就把我们为和平消灭种族隔离所作的集体努力化为乌有了。每使用一次否决权，那些表面上害怕上帝、热爱和平的国家一次又一次地使我们痛苦地认识到，他们全力支持和维护的那个政权的行为和政策，与这些民主国家的根本原则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对他们的立场感到困惑。我们相信参加这次大会的许多国家也同样对这种否定我们集体意志的行为感到困惑，因为这种抑制的目的是为了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同时，在南非建立和平，在南部非洲地区建立稳定。

多年来，我国代表团毫不虚伪地主张支持对南非种族主义者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我们相信这一进程是有效的，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一进程是在不再造成死亡、武装冲突和暴力行为的情况下，和平解决南非问题的正确进程。这再次反映出我们对执行《宪章》所具有的坚定决心，《宪章》特别要求我们集体地、诚实地承担义务，使我们的后代免受战争的苦难。它再一次要求对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实行强制性全面制裁的时候，我们充分认识到近几年来，为在不再造成痛苦和流血的情况下解决南非问题而作出的无数努力。我们回顾了《建设性接触》政策的失败。我们回顾了英联邦知名人士小组所作努力的失败。“建设性接触”政策的失败是因为这是一项估息政策，我们对这种政策的命运非常熟悉，因为这种政策曾

经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知名人士小组的努力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了顽固立场。 我们进一步回顾了恩科马蒂协定以及卢萨卡协议。 所有这些努力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种族主义南非及其同盟缺少诚意。 更重要的是，这些失败表明不可能对种族隔离制度进行改造，也不可能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制造者进行姑息。

我们不得不问一问种族主义南非的辩护者和支持者们究竟想从种族隔离制度的牺牲者那里得到什么东西。 它们想从我们这些非洲人和非洲人的后代身上得到什么呢？ 他们要从其他的那些憎恶和谴责种族隔离政策者身上得到什么呢？

我们再次表示需要立即对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执行全面强制性制裁，同时我们愿意与那个遭受折磨的国家的被压迫人民站在一起。 我们愿意支持那些被剥夺了不可剥夺权利的人民。 我们坚决站在独立的前线国家一边，这些国家经受了并继续经受着巨大的苦难 经济停顿、政治不稳以及对他们领土完整的军事侵犯。 我们拒绝那种经常兜售的、认为制裁对种族主义南非无济于事反而伤害黑人的理论，因为它是荒唐而不真实的。 我们认为，如果制裁会伤害南非的黑人，它不可能对他们造成比他们目前所遭受的痛苦更大的痛苦。 即使痛苦再大，我们相信这种痛苦的连续时间是很有限的，因为真正有效地执行制裁，将最终保证它们获得它们非常珍爱和期望的基本人权方面的自由。 南非的黑人应当得到那些支持种族隔离政策的存在的会员国的公民所享有的自由和权利。

我国重申尼日利亚要求立刻对种族主义的南非实行强制性的全面制裁，同时我国代表团也要象在第四十一届大会上那样再次重申，完全支持英联邦著名人士小组的调查结果与结论，仍归相信这些调查结果和结论。 该小组指出：

“ 我们深信，对南非政府采取更有效的经济措施是它所不能等闲视之的。 如果南非认为，它将永远不会受到措施的惩罚，那样在南非的变革过程便不可能得到有利的加强，暴力也就会越演越烈………问题不是这种措施是否能够带来变革？ 事实已经是缺乏这些措施以及比勒陀利亚认为不必害怕的状况拖延

了变革。”

我们对此感到愤怒、痛苦和沮丧，但与此同时我们对在反对种族隔离而采取勇敢步骤时所承担的风险与代价也并非需要视而不见。有些国家缺乏与种族隔离作斗争的承诺，我们已经，也将继续与之明辨是非。我们能够理解他们对各自民族与战略利益的关切。但他们今天与种族隔离眉来眼去，支持这种制度，而没有勇气和意愿来承担长期的风险和代价却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他们的标准各不相同，在明确有秩序的自由以及法律所允许范围也前后矛盾。我们对此也不能够理解。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南非黑人的自由能够与南非白人的自由有所不同。

我们对那些真正反对种族隔离的人也要说几句话，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许多成员国和人民已为抵制种族隔离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同时也赞赏所有不结盟国家、北欧国家与东欧国家的团结一致。我们赞扬美国市长委员会与比尔·科斯比1987年9月28日为释放被监禁的南非人而发起的运动。我们也对西欧以及世界上其他中心的所有反对种族隔离运动所进行的值得称道的活动表示感谢。我国代表团也对南非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表示致敬，我们也向纳尔逊·曼德拉以及塞芳尼娅·莫索彭这样的被监禁的政治犯表示致敬，向非洲前线国家受到骚扰的人民表示致敬。尼日利亚保证将不遗余力地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的运动，直到南非实现多数人的统治。我们重申我们将继续支持所有旨在帮助被种族隔离政策受害者的联合国的各项计划。

在结束发言时，我国代表团要明确表示，今天的一些支持种族隔离的人明天肯定会看到一个有黑人统治的独立的南非。我们认为，那些阻挠实现和平变革的人使得暴力变革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根据莫桑比克、安哥拉与赞比亚的历史传统，南非总有一天能够自由地选举其自己的真正的领导人。这一真理是不言自明的。

多斯桑托斯先生（莫桑比克）：请允许我在发言时首先代表我国代表团对尼日尔主席赛义尼·孔切将军阁下的不幸逝世向尼日尔人民和政府表示最深切和最诚挚的慰问。的确，孔切主席的过早逝世不仅是尼日尔的不可挽回的损失，也是整个

非洲的不可挽回的损失。我要对尼日尔代表团、尼日尔政府和人民以及死者的家属表示我国代表团最诚挚的悼念。

现在已再次要求大会审议比勒陀利亚的种族隔离政策。我们认为，这场辩论明确地表示了国际社会对由于南非政权实现种族隔离政策还是南部非洲的局势日益恶化的情况十分关切。国际社会已一再表示对种族隔离制度这种反人类罪感到震惊并加以谴责，但这一罪恶作法仍在继续。

种族主义的少数白人政权正在推行一条双管齐下的政策：一方面对国内的大多数实行残酷镇压，另一方面在国外进行侵略与破坏稳定的行动。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继续推行其种族隔离政策。该政权继续对该国的多数人采取暴力，以致南非国内的形势已经使人震惊了。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完全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同时南非也已对其独立的邻国变本加利地进行了破坏稳定、侵略以及恐怖活动。

在实现种族隔离这块土地上已进一步强化了镇压人民的法律。已经延长了紧急状况；逮捕、拘留、折磨与谋杀对南非人民来说也是家常便饭。南非一直在残酷地推行班图斯坦化进程。迫使人民离乡背井，这种做法所带来的残酷后果也使得本来就十分不幸的南非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种族主义分子们现在正在拘留和监禁年幼的儿童，这也是令人发指的。儿童现在已成为种族主义政权实行暴力镇压的目标。8月份根据紧急规则而被监禁的3千人中就约有300到500儿童，其年龄从8岁到18岁不等。有关拘留和监禁儿童的另一个令人不安的发展是出现了秘密的集中营，儿童被送到那儿洗脑筋并遭受折磨。

众所周知，种族隔离是南部非洲目前普遍存在暴力与紧张的根源。本地区独立国家旨在减少紧张的所有努力只换来了南非种族主义的傲慢、侵略、占领、破坏稳定的行动以及恐怖主义也就是南非种族主义的回答。

尽管在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已有协商一致，种族主义政权却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完全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

在种族主义的南非继续加剧其残暴行径的情况下，听任南非问题处于停滞状态是不道德和不符合人性的。我们坚信，只要不击败种族隔离军队、不彻底解除和消灭这一制度，南部非洲就不会有和平。

国际社会已认识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既不会放弃其种族隔离政策、也不会让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独立；如果不对它施加一致和真正的国际压力，它就不会与邻国共处。我们必须提醒那些与南非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勾结者，与种族主义政权的联合只能扩大其侵略和战争能力；只能进一步加剧对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的残酷镇压以及对邻国的侵略。

和平要求南非立即、无条件地释放所有南非的政治犯，包括尼尔逊·曼德拉和其他领导人。和平要求南非取消紧急状态；并停止对邻国的捣乱和侵略。和平要求承认南非和纳米比亚大多数人民生而有之的权利。和平要求全力支持前线国家，以使他们能够保卫他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让我们携起手来，不提出任何借口，共同完成摧毁种族隔离制度的崇高任务，并在南非和纳米比亚实现和平、民主、自由和正义。

肯特先生（哥伦比亚）：联合国宣布种族隔离是反对人类的罪行。当今世界视它为对一个种族进行的最凶残的阴谋。

四十多年来，为了某些经济利益，巩固和永久化，开始制定并实行一整套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南非政权代表的是最可鄙的非正义和不平等；这一资源富饶的领土却只为少数种族主义分子享受。

这一问题所涉及的明显范围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威胁，秘书长在最近年度报告中提醒我们：

“在南非，除非及时采取行动加以防止，否则看来即将爆发一场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A/42/1, P. 6)

今年这一悲剧已达到极点，在过去的12个月里我们目睹南非全体人民，团结

种族隔离的法律被强加给纳米比亚人民，南非种族主义分子及其同盟者对该领土自然资源的剥削仍有增无已。

种族隔离并不仅是南非和纳米比亚的问题。自从60年代初以来，南非少数人政权就对部分邻国发动了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并开始了一场对所有前线国家开展了一场使其不稳定和破坏其经济的运动。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赞比亚、和津巴布韦都没有逃脱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伤害。为了在政治和经济上造成不稳定局势，南非政权不时向他们直接进行军事侵犯或恐怖主义活动。

南非种族主义分子有系统地利用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作为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跳板。自从1982年以来，种族隔离制度的军队就已永久占领了安哥拉南部地区。过去，我们曾表示过我们的信念，即种族主义政权对安哥拉进行侵略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支撑在该国的恐怖主义分子。种族主义政权过去曾一直否认和这些恐怖主义分子有任何直接牵连，然而，上周，它公开承认为了防止他们被击败和遭受歼灭，它的占领军正与他们并肩战斗。

在安全理事会第601(1987)号决议之后，对安哥拉的入侵旨在挫败国际社会为使由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南部非洲冲突取得和平解决而进行的努力。我们强烈谴责这一侵略，并要求种族隔离政权对由于其好战态度和不是推行和平解决而是进行军事解决所造成的战争局面负全部责任。我们要求停止对安哥拉的一切侵略，立即无条件地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撤走种族隔离的军队。我们向人运劳动党，以及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和政府表示声援。

比勒陀利亚政权对我国正进行着一场针对平民和社会与经济基础结构的不宣而战的战争。在其对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的不宣而战的侵略战争中，比勒陀利亚不但以其军队直接进行军事侵略，而是使用它所训练、资助和支持的雇佣军和恐怖主义分子。最近，南非种族隔离政权违反《恩科马蒂协议》，使用它所豢养和雇佣的恐怖主义分子，加紧对莫桑比克的侵略。在前一个月左右，恐怖主义分子纵火烧毁公共汽车，烧死了车中的许多平民，还有上百名手无寸铁的平民残遭屠杀。

一致反对压迫。民族对抗达到空前的程度，有时似乎使比勒陀利亚政权走投无路，预兆着它的末日，尽管受害者的数量也在上升，公墓、医院和监狱中死伤和政治犯数量急剧上升。

尽管该执政政权在全世界广泛开展一场散布假情况的运动，国际社会的反应是采取更有力的政治和经济措施以逐渐孤立它。

大会以更强硬的措词进行谴责，安全理事会的几个成员国已就一系列自愿制裁达成协议，虽然很遗憾，安理会总的说来对唯一可行的途径还没有达成协议，即：按照《宪章》第 VII 章，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在这一方面，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认为，采取这种制裁措施应当成为任何国际努力的主要内容，以便创造必要的条件，持久、公正与和平地解决南非冲突。哥伦比亚完全赞同这一建议和提醒，即为了发挥有效的作用，这些措施必须是具体和协调的，而且这些措施必须永远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执行。

我们必须利用有关种族隔离制度这一议程项目所提供的机会，向在大会这里有充分代表性的国际社会提出某些看法。

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厌恨——在令人厌恶的南非问题上也许是非常恐怖的——并非当今世界上种族歧视的唯一表现，这是令人遗憾的，我们决不能认为南非一了结，种族隔离问题就结束，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许多国家是建立在歧视的基础上的，而且还有一些国家正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我们年复一年重申谴责南非问题，我们这样做似乎是希望唤醒我们国家的良知。

在数以百计的学术性声明中，在几十个国家的宪法中，我们谴责以种族、信念、性别、文化等为基础的各种各样的歧视，然而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每天出生的命运早就已经决定了。

正如我们在联合国指出的那样：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我们今天正处在我们对立感到如此自豪的令人难以

置信的技术发展阶段，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承认世界上没有那一个区域不存在歧视性的作法；因此，我们所属的伟大种族也有一些厌恶的方面，我们应当感到羞耻。”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有些少数民族受到，或者容易受到歧视，歧视的方法和制度经常是非常微妙的，以至有时最终变成自我歧视。

我们大家都有各种有自己的环境所决定的看法；因此不可能有客观的态度。不承认这一点是一种危险的傲慢的态度。同每一个人一样，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特点。一个人属于自己的文化，属于自己的种族，属于使之不同于大多数人的种族，加强这种认识不仅有助于增加各民族的价值，而且也有助于增加人类的价值。因此，教育和传播新闻的重要性是有效执行旨在保证充分享受人权的各种方案的关键因素。

因为我们知道哥伦比亚和世界上其他地区都存在这些问题，所以我们期待着同非洲和其他伟大区域的兄弟民族保持更紧密的联系，以便共同找到解决的办法。

正如弗朗斯·法农所指出的那样，重申我们的传统和我们各自独特的特点，能够真正地保证提高我们的国际意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找到容忍与谅解的因素，使我们能够一道实现我们正在追求的理想。

哥伦比亚在这里呼吁南非实现充分的种族平等，并要求国际社会给予积极的声援，以便消除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然而，光进行集体的谴责，并不能使我们免去自己的义务——如果我们所有会员国没有一道下定决心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消除各种歧视的最后表现，那么联合国在这里是不能够因为消除种族歧视而真正感到自豪的。

奥尔蒂斯·甘达里利亚斯先生（玻利维亚）：玻利维亚再一次来到这个致力于和平、自由与正义的论坛，表示最强烈的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推行的种族主义歧视政策和措施，这个政权继续剥夺绝大多数南非人民的最基本的人权。

这个政权提出违背历史潮流的受到国际社会坚决反对的所谓的种族优越的理论，

给南非和纳米比亚的受压迫和迫害的人民造成的痛苦，我国代表团为此表示抗议。与此同时，我国希望表明我们最坚决地支持和声援这些人民为争取自由和恢复其合法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所进行的斗争。基于这些理由，并且为了看到正义最后取得胜利，玻利维亚政府是拉丁美洲第一个加入《在体育方面反对种族隔离公约》的国家，这项公约以及国际社会通过的其他法律文件得到了我国政府的尊重和支持。

国际社会再一次在这里对各种滥用权利的现象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和义愤，同时也表示声援并希望鼓励南非人民及其解放运动为反对种族隔离，争取充分承认和行使自决权利，在统一和和平共处的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的、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国家而进行的正义和英勇的斗争。

然而，我们并不希望这种信息的声音在这个大会堂里消失；我们希望这些声音响彻云霄，直到最后那些本来就希望他们知道这一信息的人，不论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都听到这些声音，这样压迫者也许就会感到国际社会的指控和谴责的压力，而被压迫者则感到受到联合国的坚定不移的支持。

这些年来，联合国、不结盟国家运动和其他国际组织都通过了许多决议，拒绝接受种族隔离的政策和行径，要求废除这一体制化和有系统地侮辱、伤害和毁灭人类的人格尊严和人体完整的制度。他们一开始呼吁南非政府接受一种与我们目前文明价值观念完全不符的制度。

比勒陀利亚政府根本不听国际社会的这些呼吁，不仅坚持种族隔离政策，而且还通过加剧对邻国的侵略、国家恐怖主义活动、破坏和政治颠覆，在国内和国际上，加剧这一政策。

南非政府宣布和维持紧急状态，使得南非的警察部队拥有绝对的权利，可以合法地加以滥用，制造不公正，使得局势更为严峻。

在比勒陀利亚政权几乎受害者中间，我们不能不提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他们已经成为南非黑人抵抗斗争的象征。由于最近出现的事件，该国英勇人

们的抵抗斗争进一步加强。

历史告诉我们，不能长期维持武力统治，更不用说永久加以维持。比勒陀利亚政府应该记住这一教训。他必须认识到，支撑着种族隔离政权的条件正在越来越弱，加剧推行的歧视政策和行径正在恶化紧张局势，使其超出人类抵抗的限度。受压迫人民要求生存和自由的意志虽然长期遭受控制，但却是压制不了的，会使得该人民通过行动和牺牲寻求解决，造成难以预见和预测的后果。

我们组织已经重申了南非被压迫人民斗争的合法性，重申他们有权利用一切手段、包括武装斗争，争取彻底消除南非爆炸性危急局势的主要根源——种族隔离。只要特别委员会所说的恐怖统治继续存在，就不会有和平或安宁。责任在目前的比勒陀利亚政府肩上。

因此，该政府现在必须开始与南非黑人的真正代表进行有意义和认真的对话，以迅速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为在自由、尊重人权和和平共处等民主原则基础上建设一个现代化南非国打开大门。

和平的最高机构——联合国希望通过所有可能的和平手段实现这些目标，但如果要避免更大、甚至更严重的牺牲，那么就再也不能拖延谈判解决南非问题了。

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支持大会呼吁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恰当的行动，因为只有执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才是国际社会现在拥有的、最适当、有效和和平的手段，可以向比勒陀利亚政权施加充分的压力，并表示出对南非人民斗争最强烈和坚决的支持。

从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报告（A/42/22）中可以看到，尽管决定了、并通过各种手段采取了许多行动，但看来似乎不足以使我们有理由预见，种族隔离政权将会得到迅速消除。

但尽管这样，我们相信，由于国际社会拥有强大的道义力量，由于全世界都动员了起来，国际社会迟早会通过它拥有的所有和平手段实现消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目标，以推动争取尊重自由和人权的崇高事业。

在这一方面，我要作一点澄清。在特别委员会报告的体育与文化这一部分，委员会提到了玻利维亚常驻代表团5月6日发出的一封信，信中要求提供有关南非报刊上所提到的在比勒陀利亚大学就读的3个玻利维亚学生的信息。

我国政府立即通知特别委员会，玻利维亚政府一如既往地谴责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根据这一政策，玻利维亚与比勒陀利亚政权没有任何文化或贸易交流的协定，如果确实有3个玻利维亚年青人在比勒陀利亚的大学里就读，那他们完全是以私人身份在那里读书的，是在行使我们宪法赋予他们的自由，即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教育。

这3个学生没有参与玻利维亚大学的任何方案或玻利维亚政府的方案。除此之外，玻利维亚大学组织已经在各种场合谴责了种族隔离政权，以及顽固地维持种族隔离的比勒陀利亚政府。

最后，我国政府仅声明，非常赞赏和感谢许多机构和个人开展的工作，因为他们不仅勇敢地证明了被压迫人民的苦难，而且还为南非勇敢的黑人发出了希望的信息和支持。

维杰瓦德内先生（斯里兰卡）：种族隔离不仅仅是种族歧视。大会1973年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将种族隔离称之为危害人类罪。种族隔离这个词描述了人对人的不人道行为。

种族隔离反映了少数人头脑里根深蒂固的一种恶意，某些人一心想着保护和维持特权的必要性，在这一过程中，自从白人国民党1948年掌权以来，种族隔离被抬举成为南非的国策。

长期以来的种族偏见、歧视和剥削形成了南非的思想、政策，并最终铸成了其法律。因此，南非无疑继续推行其种族隔离与分离的政策，对其建立在大多数人的贫穷、文盲与无知基础上的不公正的政策辩护，并把恐怖与武力作为推行其法律的工具。或许南非的凯撒们在得益于其作为残酷的主子的强大作用时感到很优越，并要诋毁其他人的能力。但时间是不利于他们的，这是我们从各种事件中观察到的，这些事件正迅速地使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陷于困境。

反对种族隔离特委会使我们全面了解了在南非针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局势以及史无前例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 我们赞赏委员会的努力并感谢它的献身精神。 我国代表团愿单独提到尼日利亚的加尔巴少将和加纳的格贝霍先生在进行报告中所包括的调查工作中的个人努力。

我们看到，对种族隔离的反抗是史无前例的和全国范围的。 工会会员、学生和青年、妇女和儿童、记者与教会领导人都站在反对残酷的法律和压迫政策的斗争前列。 他们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同情与支持，我们在这方面看到了不结盟国家运动成员、非洲统一组织和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自愿基础上的制裁。 我们欢迎美利坚合众国议会的行动，该行动旨在采取有选择的制裁。 我们还感谢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大多数英联邦国家的决定，即必须通过实行制裁而采取步骤，以遏制比勒陀利亚对其人民实行恐怖与镇压的能力。

一个政府对其公民发动战争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比勒陀利亚建立的这一罪恶制度却正在使用一切其可以想到的镇压措施，来扼杀代替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民主与不分种族的政权的产生。

我们愿看到各国在现阶段实行更多的协调和强制性的制裁，因为我们正处于击垮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作用的有效打击距离之内。 为此，我们必须提到国际社会、包括国际机构对拒绝给予该政权急需用来对其人民发动突然战争的技术、贷款与贸易的努力所提供的援助与支持。 该政权使自己的罪恶政策持久化的能力必须在现在加以摧垮和消灭。

国际社会无意认真对待比勒陀利亚当作迷惑其公民和国际社会的诱饵而抛出的改良计划。 我们感谢特委会在其报告中揭露了这一花招并提醒我们注意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试图重新获得在基层的行政与政治控制的恶毒计划。 我们看到这一险恶计划在最近几次实践中得到使用，这就是他们煽动黑人社团相互残杀，而警察则站在一边甚至鼓励这些危险的活动。 这一计划无疑是用来使白人对黑人多数的统治永久化。 这只会使黑非洲人被限制在所谓家园内，这就是国民党的目标。

从1987年5月举行的与众不同的普选的结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种族主义政权增加了其多数力量，暴露了白人少数分子的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就是在民主制度内，他们就会失去其特权的地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黑人工会运动取代了反对种族隔离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它正是在由警察、军队和治安队造成的恐怖与惧怕的气氛中、以及在其他组织与活动家减弱其影响的情况下采取这一行动的。比勒陀利亚疯狂企图占据政权，采取了赋予自己实行镇压的无限权利的措施，使南非成为一个警察国家。根据这些措施，哪怕18岁以下的活动者也会消失于警察的监禁之中。治安队被准许任意镇压人民的民主运动。南非国家恐怖主义有了这种自由权限就超出了自己的范围。其罪恶的面孔隐藏在新闻检查制度的掩盖之下，这种制度对新闻实行了严厉的控制，不准许其进行公正和客观的报道。在这些限制之外，他们还对无关痛痒的词句作了新的官方解释，以使该国能够对那些被认为是颠覆分子的人采取行动。

这种措施遭到坚决的反对，这是毫不奇怪的。然而，很遗憾，这些自发的措施是无人领导的。我们获悉，人们正在组织起来以人民委员会和人民法庭的形式体现出“人民的权力”。在这种人民的进程中，法律则会遭到滥用。这显然是对法律与秩序的崩溃的补救。如果这种不幸的灾难出现，我们就会看到反抗与革命，以及由此造成的前所未有的流血事件和任意残杀。如果国际社会不采取紧急行动以消灭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这种恐怖主义的能力，那么这正是它将承担的责任。

南非为了加强自己，发展形成了尖端的国内军工工业。它们还偷偷进口了用于这种工业的专业知识与技术。我们吃惊地看到，尽管国际上对南非出口石油实行了禁运，但它继续获得成批的禁运品。如果国际社会不采取决定的努力以监督正在实行的禁运，那么就无法保证我们通过决议会对制止禁运品的输入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影响。这样，我们就会帮助南非增长其军事和镇压能力，以及加强其无视大多数人民民主愿望的顽固政策。

同时，南非实行残酷迫害的受害者未经法庭审判就被投入监狱遭受煎熬。这些人中有妇女和儿童。国际社会有义务减轻他们在行刑室内的痛苦。国际社会不可忽视其保证所有关押犯、包括诸如纳尔逊·曼德拉和泽法里·莫托彭等领导人被释放和得到自由保证的道德和人道主义的义务。

我们最近看到该政权在压力下接受国际关注的第一个证据。它释放了被关押达23年之久的古农·穆贝基先生。国际社会必须继续采取行动，要求取消对民族解放运动实行的禁止，并使一切政治组织自由参加民主进程，这一进程将导致南非黑人的解放。

南非黑人及其纳米比亚的兄弟们获得解放，必将成为大会在非殖化成就方面的里程碑。我们不应使他们失望。

奥拉马斯·奥利百先生(古巴)：基于宗教、种族或性别的歧视违反了本组织《宪章》的第1条第3款，而一旦它成为一种官方政策，例如在南非，这种违反行为便是对人类情感的侮辱。对此原因，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把种族隔离列为反人类的罪行。

大会没有理由不把谴责种族隔离作为它应于关注的一个主题。在各国际讲坛中，抵制这一制度是一项经常性的任务。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日益孤立，而由于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制度化的种族歧视，对该政权的谴责也日益强烈。

随着时光的流逝，南非已经成为南部非洲和平的主要威胁，与此同时，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内部和外部压力也在不断加强。种族主义者困兽犹斗，加强了对内部的镇压，同时试图颠覆前线国家。

南非当局通过该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声明，承认了它们在安哥拉南部驻有正规军，帮助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匪徒进行军事活动，因此遭受了军事伤亡。声明还说，南非总统访问了安哥拉南部。由于事态的发展，罪犯今天供认了他的罪行，即侵犯了联合国一个会员国的主权，这一次是安哥拉。我认为，这一因素足以使安全理事会，为维护南部非洲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采取《宪章》规定在此

类情况下应当采取的行动。

根据安哥拉国防部的公告，8月26日，南非炸毁了奎罗河上的一座桥梁，开始进行军事干涉。据安哥拉官方机构—安哥拉军训社报导，目前，与种族主义政权正规军的战斗正在库内内和宽多—库邦戈省进行。在这一点上，非洲统一组织现主席肯尼思·卡翁达声明：

“比勒陀利亚最近承认了对安哥拉部分地区的占领，这一占领清楚地表明了该政权的狂妄态度及其完全无视安哥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们不禁要问，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为什么今天承认了它在安哥拉南部的无耻存在，它是在向谁发出这一信息，它想通过此类声明达到什么目的。我想我们应当质问一下，为什么在8月份，在安哥拉政府为附近该一地区的和平提出了新的建议，显示了积极的灵活性之际，南非却要采取这样的行动。

我们不能再进一步宽恕种族主义政权。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成员，不能听任比勒陀利亚凭借其荒唐的、反常的和荒谬的文明，在邻近领土上推行其罪恶法律。应当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希特勒行动的心安理得导致了千百万人的死亡。

在这一讲坛上，我们欢呼戈万·姆贝基重获自由，他在种族主义者的地牢里被关押了24年，而罪名仅仅是呼吁在本国实现种族平等。如果说，姆贝基的获释是对种族隔离的推行者施加压力的结果，这就使我们相信，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以争取一位在南非监狱里被关押了25年的领导人获释，他是决心的象征，也是一位殉难者。^{*}我指的是纳尔逊·曼德拉。

长期以来，比勒陀利亚以两面三刀、欺骗和遁词，还伴随着使用武力，对内镇压南非非洲人国民外会爱国者的斗争，对外阻挠推动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的国际运动。比勒陀利亚今天并没有认真作出努力，以通过对话来消除种族隔离，在南非实现种族平等。联合管理中心只是一付面具，或是一块遮羞布，根本掩盖

* 副主席（斯里兰卡）维杰瓦德内先生主持会议。

不了本世纪末最严重的人权侵犯者继续进行对有关领导人的谋杀，大规模监禁和对城市的军事占领。那些所谓的人权捍卫者在这个问题上却沉默下来，我们只能听到一些吞吞吐吐的声音，因为他们只是为了在政治上利用这些受珍视的崇高原则。

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声明，它愿意参与真正的谈判，以推动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国家，使所有人，不论其肤色如何，都能够享有同样的权利，承担同样的义务。非洲人国民大会认为比勒陀利亚设立的所谓谈判机构是无效的，因为这些机构的理论基础正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所要消除的种族隔离。

通过破坏性的接触及其双重标准的政策或欺骗性理论，—我很抱歉地说，我指的是所谓积极接触—我们不能指望消除这一政治爱滋病，即种族隔离。如果人们具有诚意，如果人们切实没有格外看重眼下的经济利益或地缘政治考虑，及伴随而来的各种后果，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毫无例外地作出一致努力，以建立一个种族、宗教和性别平等的南非，促使人民享有充分的尊严，加强非洲大陆的稳定和发展，而非洲大陆正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例如干旱和沙漠化等等。

古巴支持非洲统一组织在最近召开的首脑会议上通过的《南非宣言》。整个非洲都有国际社会在加以支持，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团结合作地推动这一伟大的人类事业，即拔除称为种族隔离的这一怪物。何塞·马蒂讲过，面对犯罪而袖手旁观无异于犯罪。理智和历史都促使我们一致来反对这一罪行。

迪亚塔先生（尼日尔）：我们这个大会再一次被要求审议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这表明了全世界对这个罪恶制度的严重关注，它使种族歧视制度化，剥夺那个国家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权利，违反《普遍人权宣言》的价值和我们这个组织的《宪章》的原则，而这些正是我们所有人都应当尊重的。

种族隔离制度确实是最极端的违反人类尊严和普遍道义的形式。因此，整个国际社会都一致认为这个罪恶的制度是反人类罪。因此，所有国家都有责任以根除这种制度为目标同它进行斗争，这将为南非人民打通道路，最终在自己的土地上

建立一个民主的、不分种族的社会，在重新得到自由之后在团结和和睦中为他们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工作。

今年在南非再次发生的令人痛心的事件证实了我们的判断，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在维护和严格执行那一罪恶政策方面，仍继续表现出同样的顽固和不妥协，加之这个政权坚持拒绝给纳米比亚独立，这不仅在南非而且在本大陆整个南部地区都构成了紧张局势继续加剧和形势整个恶化的根本原因。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十分雄辩地描述了种族主义的南非当局对黑人多次犯下的野蛮行为、暴行和令人憎恶的镇压活动，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歇斯底里地、顽固地维护对这个国家的统治。这就是为什么又有数百人遭到了懦夫式地暗杀，其他很多人未经审讯即遭到监禁，其中一些人被毒打和折磨，给他们留下了终身的印记——如果不是失去生命的话。这一系列加在南非被压迫民众身上的恐怖和痛苦只能引起那些真诚相信人类尊严的人民的良心的义愤和愤怒，特别是当人们知道这是由于所谓的紧急状态所造成的罪恶后果，在过去两年中比勒陀利亚政权系统地利用了紧急状态来加强它的暴政。

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不妥协态度还表现在它一向蔑视全世界坚持提出的要求：释放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领导人和其他许多在它监狱中被关押的政治犯，因为他们试图摆脱加在南非黑人身上的不公正的枷锁。

如果我们在这个黑暗的图画中再加上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邻国不断发动的侵略和继续犯下的政治和经济颠覆行为，我们只能得到这样一个可怕的结论，即我们面临着一个十分危险的形势，在任何时候他都可能恶化成为一场无法控制的烈火。

正是这种不可容忍的形势，它严重威胁着整个地区的安全，使得我国外交部长在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说：

“只要世界的那一部分还继续存在着这种可恨的制度，任何希望进步的人，任何有良心的人都不能得到安宁的睡眠，在这种制度下，人甚至剥夺人的生存

权利。”(A/42/PV. 23, 第25页)

我们可以看到，种族隔离制度是对联合国权威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也是对人类良心的不能接受的冒犯。南非和南部非洲其他地区改善形势的途径就是由他们永远清除种族隔离制度，给予纳米比亚人民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因此，国际社会要加倍作出努力实现这些目标。这肯定将最终结束那个地区人民的痛苦。

在南非内部，被压迫的人民仍在坚决地和不屈不挠地实现他们摧毁种族隔离制度的决心。因此，武装斗争得到加强，给了压迫者以沉重的打击。工会活动也同样如此。如果需要证明的话，那么证明就是全国矿工工会组织的成功的罢工，这场罢工在今年8月使南非某些重要的矿井瘫痪了三个星期，给有关的公司造成了严重的财政损失。年复一年，南非黑人多数的英勇斗争正在向全国扩展。这场已经有了坚实基础的斗争正在使种族隔离制度的支持者陷入越来越深的混乱之中。

在白人内部，正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起来反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野蛮行径，支持在该国产生一个正义和民主的社会。今年7月非洲国民大会代表和南非白人社区成员之间在塞内加尔举行的会议是南非混乱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一个有意义的发展，他使我们能够希望有一天能够建立一个那个国家所有进步民主力量的联盟，根除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推动立宪制的诞生，保证平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以及所有人的自由。这样开始的对话应当继续并得到鼓励，因为在所有这些民主力量的崇高理想基础上才能建立明天的南非。

在南非以外，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国际公众舆论正在被越来越广泛地动员起来谴责我们时代的一个反常行为，使仍与比勒陀利亚政权保持各种各样关系的政府结束这些关系。这一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已结出了果实：这些国家中已有几个采取了措施削减和消除了他们的关系。采取这样一些措施也对一些公司和这些政府的国家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他们也在自己的水平上采取了措施削减、中断和完全撤出他们在南非的投资，因为在取消种族隔离制度方面看不到有任何进展。

彻底孤立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肯定可以在很多方面使南非被压迫的人民感到极大的宽慰。然而，必须承认，这种行动还不能克服压迫者在维护和执行其卑鄙的和被普遍蔑视的政策中的顽固和不妥协态度，这种态度现在已是家喻户晓了。只有象1986年6月16日至20日在巴黎召开的对种族主义南非实行制裁世界大会所主张的那些全面的和强制性的制裁措施才能使英勇的南非人民摆脱地狱般的恐怖和压迫。

根据《宪章》，安全理会对通过和执行这种制裁负有主要责任，因此，他必须不再继续回避使用他的权力；他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很清楚，继续拖延不采取与严重的形势相适应的行动只能拖延可怕的流血和被压迫人民的牺牲。

因此，鉴于目前的灾难有恶化的前景，我们特别敦促那些仍不支持实施全面强制性制裁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尽快改变他们的立场。

我们和非洲及世界其他各地经历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外来或种族主义统治的人民一样，作为南非被压迫的人民，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自由的渴望、梦想和追求。尽管我们的斗争浪潮时起时落，但是确实出现非常关键的时刻，就抵抗运动所覆盖的面积而讲所十几年相当于几十年。这段时间自从1984年9月以来一直是南非十分活跃的时间，那时白人少数政权将部队开到黑人居住的城镇，试图镇压对种族隔离的抵抗。这段时间的特点是群众进行不屈不挠的抵抗，这种抵抗运动在1983年为反对伪立宪制度而成立联合民主战线的那个星期达到了高潮。该伪立宪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吸收有色人和亚裔人把他们作为推行白种人优越论的二等公民盟友。

大家会记得他们联合民主阵线成立的时候，它呼吁劳动人民参加抵抗运动。联合民主阵线表示坚信“劳动阶级在为实践自由而进行的民主斗争的领导作用。”该阵线还决心加强真正的工会和热爱和平的人民在争取人权的斗争中加强团结。因此，1985年12月底成立南非工会大会是我们斗争目前阶段的一个重大发展。

他意味着我们的人民中最富有战斗力的一部分已经接受了联合民主阵线提出的挑战。众所周知，南非工会大会不顾镇压、骚扰和恐吓行为的增加，发起并支持了罢工运动，包括最近2万邮政工人和36万矿工的罢工。我们同意今天许多朋友以及敌人发表的看法，即南非的局势再也不会象以往那样了，因为劳动阶级充分表示出了自己的力量，这将可能会大大加强抵抗运动的能力。

被压迫的南非人民一再以各种形式表现出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决心，包括面对残酷的法律和1986年6月宣布的第二次紧急状态的镇压，南非黑人居民拒绝保持沉默。在这方面，应该指出取缔南非学生大会——这是自从1976年那次动乱以来学生的有力喉舌——结果适得其反，因为取代它的是我们勇敢的年青人在正值第二次紧急状态高峰的1987年3月1日成立的南非青年大会。这清楚地表明紧急状态是不能把我们的斗争压下去的。黑人青年是抵抗运动的先峰，是我

最后，我们重申尼日利亚政府和人民完全支持南非被压迫人民的英勇斗争并在他们历史上极为艰难的时刻对他们表示积极的声援。我们坚信他们作出的巨大牺牲将确保他们获得最后的胜利。

我们衷心地感谢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提出的这份出色的报告，感谢它坚持不懈的努力确保加强国际上反对这一罪恶制度的行动，减轻种族隔离受害者的痛苦。

主席：根据大会在1987年9月18日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决定，我现在请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发言。

马卡蒂尼先生（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首先，和在我前面发言的代表一样对孔切主席的不幸逝世向尼日利亚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哀悼。

我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并以我们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该委员会是以主席奥列弗·坦博同志为首的，他对今天不能参加我们的会议深表遗憾——祝贺彼得·弗洛林先生被一致推选为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的主席。国民大会一直赞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为根除种族隔离而进行的国际斗争中所占有的地位和所取得的重要作用。

我还想表达我们对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先生的赞赏，他为人类事业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决心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并在南非建立一个非种族主义的民主制度。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加尔巴先生是一个从来不知疲倦的人，他提供了关于南非局势的真正具有分析性、客观性的报告，从而有效地为我们所希望的活跃的讨论最终导致注重行动的决定奠定了基础。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应当受到高度赞扬，赞扬他为彻底孤立南非并根除种族隔离的国际努力而作出的宝贵贡献。我们还应当对助理秘书长和反对种族隔离中心的主任萨蒂罗斯·马索里斯先生表示欢迎，在今后充满行动的日子里我们将保证同他进行充分合作。

国的未来，他们现在开始联合起来了，这是又一个里程碑，对他们在加强民主能力方面的潜力怎样估计也不过高。拥有50万成员的这一强大组织通过了《自由宪章》，这是又一个分水岭。或许不久另一个庞大的联盟，妇女联盟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们最近在紧急状态处于高潮之时成立了一个地下的组织。

还必须指出南非国民大会还发展了这样一种能力，将一些地方性的斗争，例如罢租纳入更广泛的全国解放斗争的范围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军事部门的武装行动即马格达斯本人在议会承认的报导增长了300%，我想诸位应当看到这个消息了。

此间，最重大的发展毫无疑问是群众性民主运动所取得的政治上的成功，以及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国内及国际孤立比勒陀利亚政权所取得的政治成功。白人机构和集团的代表团无视比勒陀利亚政权，前往哈勒雷和卢萨卡同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磋商，今年，此类代表团的数量大大增加，其中包括61名主要是生于南非的欧洲人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家和其他舆论界人士，他们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团在达卡尔举行的会议，受到了许多国家政府和许多国家间组织的欢迎，认为这是一个重大进展。非洲人国民大会准备继续沿着道路走下去，向更多的白人爱国同胞伸出友谊之手，并鼓励他们，使他们从思想上疏远博塔，以各种方式将达卡尔精神和达

卡尔的参与者纳入为实践南非多数统治而进行的斗争中，这样的一个南非将属于所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

在各个不同的小组里进行了这样的磋商并且取得了程度不同但却令人鼓舞的结果。我们必须重申我们的立场是，这些磋商并不是作为谈判也不是作为谈判的开始：他们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动员运动的一部分，目的是在国内孤立比勒陀利亚政权，并加强民主运动，致力于在一个统一的南非内建立一个非种族民主制度的立场。达卡集团接受了某些重要的立场，包括一人一票的原则，以及武装斗争的历史原因，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世界性的协商一致意见认为实施制裁是促使种族主义南非结束种族隔离的唯一和平手段，知名人士小组去年得出的结论以及在去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大会所得出的结论进一步加强并推广了这一点。北欧国家丹麦、瑞典和芬兰对种族主义南非实行全面贸易禁运使制裁措施发挥了作用。这也使欧洲共同市场的成员国朝着同一目标迈出了某种第一步，虽然联合王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继续采取顽固的立场。去年10月美国通过了1986年全面反对种族隔离法案，这是对建设性接触政策的一个重要胜利，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对南非的制裁。我们将永远感谢全世界各地的反对种族隔离运动，包括美国人民和他们经选举产生的反对种族隔离的官员。他们不遗余力的努力使他们成为在南非和纳米比亚进行斗争的人民的积极同盟。

最近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三分之二的南非黑人支持制裁，联合民主阵线、南非工会大会、南非青年联合会以及南非教会理事会最近都采取了支持制裁的立场，这一切都表明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和罗拉德·里根总统反复说的全面禁运会伤害黑人的话是胡说八道。1959年黑人就通过他们的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首次呼吁进行制裁，他们完全了解这样做会使一些白人和黑人工人丧失工作，但却会有效地动摇比勒陀利亚政权，因此而帮助我们的斗争。

“每一个贸易协定，每一项新的投资和每一笔贷款都是在阻止我们生存的墙上增添了一块砖”。

这是约翰·巴尔撒泽·沃斯特在1972年说的话。我们要对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赫尔穆特·科尔总理和伦纳德·里根总统所说的话就是，他们的国家应该积极地除去这些砖并且动摇种族隔离的墙，这堵墙应该拆掉并且由一个非种族的民主制度所取代。我们必须重申我们的立场，这些国家的政府继续地拒绝与国际社会其它成员一道进行共同的事业，这显然表明他们支持暴力，因为他们这样做使南非的正在进行斗争的被压迫人民丧失了他们在南非进行和平变革的剩下的唯一可选择的方法。

有意思的是，伦纳德·里根总统在他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根据1986年全面反对种族隔离法案第501条正确的指出，在南非实施的紧急状态法并未被撤销，相反早些时候实施的法令被进一步地加强；新闻限制有所加强；越来越多的记者，包括美国记者被驱逐出境；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主要的政治犯并未被释放，相反被政府拘留的政治犯的数目增加了，其中包括一大批的未成年人。他同时指出，并未制订一个清楚和可信的方案，来谈判一个未来政治体系，使所有南非人都能平等地参加这一体制，同时多数人的许多合法代表至今被禁，他们或者躲藏起来，或者被拘留。他同时说南非政府并未结束反对其邻国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

鉴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就南非目前局势所说的这些正确的话，我们谴责美国和联合王国滥用否决权并且谴责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2月份所采取的立场。我们认为这种行动是敌视南非被压迫人民利益的，并且违反了美国1986年全面反对种族隔离法案的文字和精神。这一方法要求在结束南非的种族隔离并在南非建立一个非种族民主制度方面没有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下，实施进一步制裁。因此，我们认为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违反了授权并要求在法律的范围内采取必要行动的国会法案。这一方法也要求国务卿召开一次对南非实行多边制裁的国际会议，并要求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采取行动以便实施全面强制性制裁。

非洲人国民大会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南非的局势在今年进一步恶化的组织。许

多国家间组织，包括联合国以及英联邦领导人都持有同一看法，英联邦领导人在其最近召开的会议上指出：

“种族隔离使这一地区产生的危机已严重恶化……在南非带来更多痛苦和死亡的压制性措施进一步加强，南非为了维持和保护种族隔离制度向其邻国发动的战争和破坏行动所造成的死亡人数继续增加。”（A/42/677，附件二，第2段）

此外我们最近又再次看到白人优越论的加强：只有白人参加了选举，紧急状态法的实施，我们同胞更多地被拘留以及特别是对成百上千儿童的恶毒和肆无忌惮地拘留和折磨；以及为了向南非大多数人隐瞒种族隔离政权的罪恶所实施的新闻检查。

今年早些时候，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国内和国外压力共同产生的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特点就是在南非跨越了一个心理上的界线。在被压迫人民方面，我们的人民向他们在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的兄弟一样抛弃了对死亡的恐惧，冒着生命的危险参加了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在压迫者方面，他自己也承认他失去了战略主动性，这种主动性已经转移到人民的手里，他再不能自己进行统治或以老的办法统治。我们现在所说的就是不论是朋友或敌人都看到的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它将导致种族隔离制度的不可避免的消亡。

比勒陀利亚政权疯狂地企图阻挡国内大规模抵抗运动的潮流和对付国际上的压力和制裁措施，开始采取双管齐下的手段。一方面是比勒陀利亚政权国防部长麦格诺斯·马兰几年前提出的，他当时承认，尽管比勒陀利亚政权在军事上是强大，但它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发动的心理战中无法取胜。他当时强调，种族主义政权有必要开展一场旨在赢得人心，将80%的精力用于政治方面和20%的精力用于军事方面的运动。就是为了开展这场运动，博塔公开宣布其政权拉拢“温和黑人”的政策，博塔想要和这些黑人分享权利。此运动的另一方面是该政权仍然坚持种

族隔离的所有信条；这些信条包括：白人从本质上优越于黑人的理论、种族隔离享有神圣的动力和种族主义南非作为白人、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代表是阻止共产主义势力在非洲扩散的堡垒。

这一战略的渊源可以追溯到5月白人选举的博塔政策声明；他当时宣布在拉拢与其分权的“温和派黑人”之前，有必要解散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议会以外的各类组织。这场运动所采取的形式包括：在斯威士兰王国绑架象伊布拉伊姆·伊斯梅尔·伊布拉伊姆和普里西拉·尼亚恩达这样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干部，刺杀包括前国民行政委员会成员卡西五斯·马克在内的13名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干部和领导人以及正如最近在伦敦审讯中透露的那样，计划绑架包括奥利弗·塔姆博主席同志在内的15名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同时，比勒陀利亚政权一方面继续在诋毁非洲人国民大会声誉的宣传运动上花费数以百万计美元，另一方面培植专门从事蛊惑拉拢人心的集团。

这进一步证明，博塔政权对于进行和平谈判既无诚心也无愿望。恰恰相反，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破坏民族解放运动，镇压民主运动和巩固维持白人统治的种族隔离制度。该政权执意开展一场消灭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主运动的运动。

我们呼吁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面对这一挑战，对今天在该国内享有独特权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给予恰当的政治支持。必须打败任何想要拉拢班图斯坦和其他傀儡以取得新种族隔离解决办法的企图。

我国冲突的是民族解放和民主势力同反动的种族主义势力之间的冲突。任何谈判都必须在代表这两种势力的各类组织之间举行。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同非洲人国民大会一道无条件的反对提出的国家法令理事会；博塔政权想要通过种族隔离议会建立的立法和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已经宣布无效的宪法基础上建立这一理事会。国家法令理事会企图巩固我们斗争努力废除的种族隔离结构，并使之合理化。

国家行政委员会 10月9日的声明清楚地表明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对谈判的立场，该声明特别指出：

“我们愿再次确认，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我们全体人民准备并愿意进行真正谈判，但这种谈判必须是为了将我国转变为一个统一和非种族的民主国家。”

然而，鉴于比勒陀利亚政权一惯不遵守恩科马蒂协议、卢萨卡协议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我们的声明进一步宣布：

“我们这个地区十分了解种族隔离政权罪恶的欺骗性质。考虑到这一经验，我们坚持在进行任何谈判之前，种族隔离政权必须表明其诚意，执行各项措施，创造有利于谈判的环境。这些措施包括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被关押者、所有被俘自由战士和战俘，以及停止所有政治审讯。必须取消紧急状态法，军队和警察从城镇中撤出，回到他们军营中去。同样，必须废除授权当局限制集会、言论、新闻等自由的一切镇压性立法和法律。这些包括《暴乱集会》、《当地行政管理》、《普通法修正案》、《非法组织》、《内部安全》以及类似的法令和规定。

“我们借此机会再次确认，非洲人国民大会反对任何秘密谈判。我们坚信人民必须亲自参加决定自己命运的活动，因此，他们必须参加任何谈判进程在这方面，释放戈文·姆贝基应该说是一项重要的事态发展，这对于南非爱国者和全世界热爱正义的人民来说都是一项胜利；已经十分孤立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再也不能忽视这些人民为无条件释放所有南非政治犯而进行的不懈斗争。然而，为了使这一释放成为有意义变革的推动剂，必须立即同样无条件地释放纳尔逊·曼德拉、沃尔特尔·西索路、阿哈默德·卡瑟拉达和所有其他政治犯以及包括儿童在内的被关押者。

正当我们在此聚会同时，种族主义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全面入侵仍在继续进行。博塔对安哥拉南部的出访进一步表明了比勒陀利亚的傲慢态度和想要获得里根政府积极参与反非洲行径的绝望企图。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面临这一最

大挑战，必须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立即采取适当行动。莫桑比克匪徒——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野蛮屠杀了数以百计的平民，对他们一再犯下的屠杀罪行同样应采取紧急行动。

我借此机会确认，非洲人国民大会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党和政府合作，将于1987年12月1日至4日在阿鲁沙举行国际会议。该次会议的主题是“世界人民反对种族隔离和在南非建立非种族民主国家”；我们希望，这次会议处理的问题之一将是制裁问题。

我们的组织感谢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以及所有为这一计划提供资金的国家，呼吁那些还没有提供捐助的国家提供捐助。

在这一时刻并按照大会许多决议和国际社会的绝对多数支持，我们呼吁大会再次敦促安全理事会立即召开会议以便按照《宪章》第七章通过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的决定。

主席：根据大会1950年11月1日的第477(V)号决议，我现在请阿拉伯国家联盟观察员发言。

曼苏里先生（阿拉伯国家联盟）：首先，我要以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名义就您当选这一重要的职务向您表示最诚挚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您的当选有力地证明了您所得到的信任以及您的国家的人民和政府享有的高度尊重，因为您的国家的人民和政府为和平和维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目标发挥了作用。阿拉伯联盟和阿拉伯国家珍视与你们国家的真诚友好的关系，珍视它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的坚定立场，特别是它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事业的坚定立场。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象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所做的那样惨绝人寰的事情，它们这种政策的基础是种族歧视。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在推行其种族隔离政策时通过对南非黑人多数的有系统的压迫和迫害推行其霸权主义。种族隔离政权的警察，军队和准军事力量长期以来残酷对待南非人民。南非统治者及其压迫机构所企图

要达到的是通过采取仍然生效的紧急法以击败民族抵抗力量，它竭力企图扑灭暴力运动，面对着南非越来越残酷的镇压，这一暴力运动变得更加坚定不移。南非人民不但没有屈服，而且团结在其领导周围，虽然他们遭到无理逮捕和拘留，但他们仍然向种族隔离政权挑战。南非人民继续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残酷镇压进行斗争。

大会面前的报告指出，这一残酷的政权向人民、无论其性别或年龄，推行野蛮政策。因此，妇女和残疾人甚至 18 岁以下的儿童也成了这一政权的罪恶活动和野蛮破坏的牺牲品。现在有三百至五百名未达到法定年龄的儿童遭到拘留。

在南非存在着秘密儿童拘留营，在那里被拘留者通过灌输思想方案进行洗脑，按照种族隔离政权官方宣称，这些方案是为了帮助他们与自己的社区结为一体。很明显，这既不能令人相信，又不能令人接受。种族隔离政权对其犯下了反对人类罪行和亵渎人类尊严的种族政策还不满意，它还向邻国发动了军事攻击。种族主义南非政府有系统的推行政对政策，侵犯独立邻国的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南非政府仍然非法占领着纳米比亚领土，破坏纳米比亚人民，它把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与不相干的古巴从安哥拉撤军问题联系在一起，以阻挠纳米比亚的独立。

南非政府宣称它正在通过所谓的立宪改革和取消通行证法改善种族关系，这只不过是虚伪的改革。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个旨在平息愤怒的国际社会怒火的阴谋手段。首先，它的目的是要使种族隔离政策永久化。

阿拉伯国家联盟支持南非的绝大多数公民，他们反对所有这些阴谋和虚伪的表面的改革。我们敦请国际社会彻底消灭种族隔离政权，在自由普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团结、自由、民主的社会。

阿拉伯国家联盟根据联盟理事会通过的许多决议，要求比勒陀利亚政权释放尼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所有被软禁的政治犯，要求它解除紧急状态，取消种族主义法律。阿拉伯国家联盟认为必须给予南非工人所有工会权利，结束班图斯坦制度，与多数人的合法领导进行政治对话，以便立即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建立一个代议制的民主政府。

阿拉伯国家联盟，事实上整个阿拉伯世界都认为试图对种族隔离政策进行改革是非常困难的，必须将它连根拔除。

联合国四十多年来一直在讨论南非政府推行种族隔离政策的问题。在这一时期中，国际社会一直作出了巨大努力以结束这种可恶的种族歧视政权，结束这一政权在土著人民祖先的土地上对大多数土著人民的侮辱和迫害。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南非政府无视联合国决议和国际社会意愿，依靠少数几个国家的容忍和勾结，找出了许许多多借口以延长种族主义政策。但是，比勒陀利亚政府制造的可怕的恐怖状态说明它正拼命企图维护其基础，由于种族主义政权的种族歧视政策，这一基础正在土崩瓦解。

人们如何能够用另外的方法解释蛮横的逮捕、监禁、有计划的屠杀、压制言论与结社自由的作法不断增加的事实？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当地人口提出了他们的主要要求的时候发生的，这一要求就是《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向他们保证的基本权利得到承认。

值得注意的是，南非政府继续坚持这些侵略政策，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和法律的准则，拒绝遵守联合国的决议，拒绝对国际社会的正义要求作出反应，造成这种顽固立场的主要原因是比勒陀利亚与一些国家与跨国公司之间继续和增加彼此之间的合作，这些国家和公司不择手段地通过剥削南非和纳米比亚的人力和物质财富来实现其获得更大利润的目标。

这种军事、经济和贸易关系所造成的结果是黑人多数更加贫困，该领土的自然资源遭到了更大的掠夺。这鼓励了南非领导人坚持其种族歧视和侵略的政策，国际社会应当完全从这一角度来看待和评价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政权之间互惠的密切关系。

这方面，我们必须谈谈犹太复国主义的占领国所宣布的所谓对南非的禁运。这不过是一个阴谋而已，目的是绕开美国国会1986年10月的题为《反种族隔离法》中包括的措施，这一法案的目的是重新考虑向那些破坏南非武器禁运的国

家提供的援助。大会面前的这一报告(A/42/22/Add.1)说明了以色列对其与南非的关系所抱有的真正意图。该报告也突出了人们的这样一个看法，即以色列是南非的主要军火来源，南非每年向以色列购买的军火价值超过十亿兰德。

除此之外，南非和以色列的军火工业在军事研究领域也进行着秘密的情报工作。该报告也充分认识到日益严重的以色列与南非之间核合作的问题，特别是由于以色列和南非在核领域的密切合作在非洲局势中增加了核恐吓的因素。显然，这对非洲国家，特别是南部非洲的前线国家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阿拉伯国家认为，自由的事业和自决与独立权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基础是国际法和法律准则。在非洲国家解放斗争目前尤为关键的阶段，阿拉伯国家一贯站在自己的非洲兄弟一边。因此，阿拉伯国家认为自己是反对和根除种族隔离、争取纳米比亚人民的自由与独立的斗争的一部分。

根据理事会和阿拉伯首脑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阿拉伯国家联盟一贯坚持在所有领域对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全面的抵制。我们也表明了自己继续努力揭露种族隔离政权的政策与作法的决心。阿拉伯国家呼吁所有国际机构孤立比勒陀利亚政权，根据《宪章》第七章对该政权实施强制性制裁和抵制。

阿拉伯国家和阿拉伯联盟呼吁国际社会充分承担起自己对南非人民所负的责任，象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南非非洲国民大会提供支持，向种族主义政权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其尊重和遵守国际社会的意愿，迫使其承认国内绝大多数人在一个公正民主的社会履行民主宪法和政治权利的愿望和理想。

在这方面，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确认，一些西方国家通过继续与南非保持关系而向南非提供的支持在各个方面帮助了该政权，这是至此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坚持其顽固和傲慢态度的因素之一。

阿拉伯国家认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与特拉维夫政权之间的合作是针对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阴谋的主要轴心。阿拉伯国家联盟认为，为了对付这一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必须作出协调一致的区域努力与国际

努力。

主席：我请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我提醒各会员国，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定，行使答辩权的发言第一次不得超过十分钟，第二次不得超过五分钟，并应在各代表团的席位上发言。

弗拉克斯先生（以色列）：我想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叙利亚代表在今天上午就种族隔离举行的辩论中所作的发言行使答辩权。

在场的一些代表表现出来的有意的无知和公然的虚伪一直使我感到惊讶，尽管我在这一大会厅渡过了许多时间。我手里拿的是今天早上散发的注明日期为1987年11月5日的第A/42/45号文件。文件标题为：监测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给南非的政府间小组的报告：

请允许我对序言部分加以引证：“石油和石油产品对南非的运输部门和军队与警察极为重要……”（A/42/45，第8段）在关于违反事件的附件三，报告英文本的第49至58页，有相当数量的段落涉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些段落分别为3、6、8、11、13、15、16、27、32、33、34、36、41和44段。虽然正在对其他产油国进行调查，但第一名毫无疑问属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现在，请允许我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的发言作一些评论，该国以其认真和关切人类尊严著称。

叙利亚代表就纳粹主义这一问题所上的课使我们感到鼓舞。我对他的丰富知识表示赞扬。但他过于谦虚了。在场的所有人都应了解他的这一经验从何而来。

在大马士革哈达德街7号住着一个名为阿诺伊斯·布鲁纳的人——如果你们愿意将他称为人的话，他的党卫军编号为342767，他曾经担任阿道夫·艾希曼的副手，因此，负责将奥地利、希腊、南斯拉夫和法国的犹太人压送出境。

实际上，他在德朗西办了一个臭名昭著的集中营。纽伦堡审判庭的裁决由于他的专长——屠杀儿童羞辱即将被处死的老年人，把他的罪行单独列了出来。他应该对总共大约136,500名死难者负责。

1954年，法国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判处他死刑。为了不致于使人们认为最近才刚刚找到布龙纳先生，因此发表记录表明，早在1984年10月10日，德国就发出了对他的逮捕令。1984年12月18日，向叙利亚政府正式提出了引渡他的要求。起初，叙利亚人声称不知道他的行踪，但是，在新闻媒介多次采访布龙纳之后——最后一次是今年10月——叙利亚政府改变了它的腔调。他们现在声称，布龙纳没有犯下足以在叙利亚起诉的罪行，因此，他不能被引渡。

如果文明社会的标志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文明社会保护儿童并尊重老人的话，那么，对于一个窝藏屠杀儿童的凶手和折磨老人的恶魔的政权，人们又能说些什么呢？

叙利亚代表的冷言冷语很有点粗俗的味道，我们满心希望这种味道早在42年前就已经消灭了。这应该受到严厉谴责。归根结底，这是难以理解的。

哈桑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色列代表在行使答辩权的时候，试图通过谴责他人，避口不谈以色列与种族主义南非政权的关系，来为自己与南非的关系辩护。

我愿意提醒以色列代表，今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是关于为了不暴露两个政权之间的合作，不签署与南非的一些合同的问题。以色列议会之所以通过这个决议，是因为受到了某些美国机构的压力，这样才不致于停止向以色列提供资金。

以色列和南非关系中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战略、军事与核合作，这点以色列闭口不谈。我不想详细谈这个问题；只要提如下一点就足够了，联合国的文件，

以及大会的许多决议都提到了以色列和南非之间存在着关系。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深感自豪的是，我们对种族主义，无论是南非还是以色列推行的种族主义，都采取的原则立场。

我们不知道以色列代表是打算欺骗自己还是欺骗别人。

阿努斯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着一个种族主义政权的以色列代表试图转移大会的注意力，不去审议题为“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议程项目。他蛮横地否认以色列与比勒陀利亚政权之间存在的关系。

我今天上午提到过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谈及以色列与该政权勾结的若干段落。因此，时间这么晚了，我就不再引证这个报告了。我只念一下 1987年1月31日约翰内斯堡《公民》中的一段：

“首先，我们应该想到犹太社区，两万犹太人比黑非洲国家更为重要。制裁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

这就是两个政权之间存在的关系，这就是它们的所作所为。

晚上7点45分散会